

蜀中名勝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蜀中名勝記
(一)

曹學佺 著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蜀中名勝記目錄

卷之一

川西道

成都府一

成都縣附郭

華陽縣附郭

卷之二

成都府二

成都縣

華陽縣

卷之三

成都府三

成都縣

華陽縣

卷之四

成都府四

成都縣

華陽縣

卷之五

成都府五

新都縣

雙流縣

郫縣

新繁縣

溫江縣

彭縣

崇寧縣

卷之六

成都府六

灌縣

卷之七

成都府七

崇慶州

新津縣 屬崇慶州

茂州

汶川縣 屬茂州

威州

保縣 屬威州

卷之八

成都府八

金堂縣

簡州

仁壽縣

井研縣

資陽縣

資縣

內江縣

卷之九

戎都府九

漢州

什邡縣

德陽縣

綿竹縣 俱屬漢州

綿州

羅江縣

彰明縣 俱屬綿州

安縣

卷之十

川西道

龍安府

平武縣附郭

江油縣

石泉縣

卷之十一

上川南道

嘉定州直隸

峨眉縣

夾江縣

洪雅縣

犍爲縣

威遠縣

榮縣

卷之十二

上川南道

蜀中名勝記

目錄

蜀中名勝記

目錄

眉州直隸

青神縣

彭山縣

丹稜縣

卷之十三

上川南道

邛州直隸

蒲江縣

大邑縣

卷之十四

上川南道

雅州直隸

名山縣

榮經縣

蘆山縣

卷之十五

下川南道

敘州府

宜賓縣

附郭

南溪縣

長寧縣

富順縣

慶符縣

筠連縣

高縣

珙縣

興文縣

隆昌縣

下川南道

瀘州直隸

蜀中名勝記

目錄

蜀中名勝記 目錄

江安縣

納溪縣

合江縣

卷之十七

上川東道

重慶府一

巴縣 附郭

江津縣

璧山縣

永川縣

榮昌縣

大足縣

卷之十八

重慶府二

合州

銅梁縣

定遠縣 俱屬合州

安居縣

綦江縣

南川縣

長壽縣

卷之十九

重慶府三

涪州

武隆縣

彭水縣 俱屬涪州

黔江縣

忠州

酆都縣

墊江縣 俱屬忠州

卷之二十

遵義道

遵義府

遵義縣 附郭

桐梓縣

仁懷縣

眞安州

綏陽縣 屬眞安州

卷之二十一

下川東道

夔州府一

奉節縣 附郭

卷之二十二

夔州府二

巫山縣

卷之二十三

夔州府三

達州

東鄉縣

太平縣 俱屬達州

新寧縣

梁山縣

萬縣

雲陽縣

開縣

大寧縣

大昌縣

建始縣

卷之二十四

川北道

保寧府一

閬中縣 附郭

蒼溪縣

南部縣

廣元縣

昭化縣

卷之二十五

保寧府二

巴州

通江縣

南江縣 俱屬巴州

卷之二十六

保寧府三

劍州

梓潼縣 屬劍州

卷之二十七

川北道

順慶府一

南充縣附郭

西充縣

卷之二十八

順慶府二

廣安州

岳池縣

渠縣

鄰水縣

大竹縣俱屬廣安州

蓬州

營山縣

儀隴縣俱屬蓬州

卷之二十九

川北道

潼川州一
直隸

射洪縣

卷之三十

潼川州二

蓬溪縣

中江縣

遂寧縣

鹽亭縣

安岳縣

樂至縣

蜀中名勝記卷之一

川西道

成都府一成都華陽二縣附郭

閩中曹學

俊能始著



華陽國志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人與焉尙書牧誓庸蜀羌髳是也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臯又次後有王曰杜宇始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治郫邑或治瞿上後傳位于其相開明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生保子帝九世始傳開明尙焉開明尙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揚雄蜀本紀云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者也巴與蜀讎求救于秦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儀築成都以象咸陽修整里閭市張列肆規制廣備故左思蜀都賦云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旣麗且崇實號成都矣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接于秦西奄峨嵋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漢武帝元朔二年以新啓犍爲牂柯越嶲三郡疆壤益廣始稱益州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李固與弟固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

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王莽篡盜改天下郡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遷公孫述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後據成都稱帝。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東觀漢記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于是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矣。建武光復二百餘載。迄于孝靈。王室多故。劉焉求益州牧。以避世難。始治綿竹。後徙成都。先主代劉璋而有之。卽位于武擔之南。典略曰。元德于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也。後主建興二年。以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亮卒。拜尙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蜀亡。晉太康初。乃屬王國。號曰成都內史。永嘉之難沒于夷獠。成都記云。府治北三里許。有李特所築赤塗城。十六國春秋曰。李雄定成都。以嚴檉爲蜀郡太守。及卽位。遷檉益州刺史是矣。桓溫西伐。李勢出降。劉義慶世說云。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于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旣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敍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焉。永和之際。周撫爲蜀郡太守。四十餘年。境土粗安。王逸少與周益州書云。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爲歲。但言此心。已馳于彼矣。又云。吾有七兒。惟一小者未婚。過此。便得至彼。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梁武陵王始封入蜀。元帝與之書云。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常通。良所託重也。蕭紀反戈東下。以地降于西魏。再折入周。至隋開皇始定之。封其子秀作鎮于茲。營修宮室。成都記曰。隋蜀王秀嘗造一殿。飛鳥不止其上。此其凡耳。後竟被徵。唐初開國。太宗以秦王建益州臺遙。

領之而已。貞觀十年，分成都縣之東偏，置蜀縣在郭下。明皇西幸，駐蹕成都，始改蜀縣爲華陽，而成都華陽二縣從此分矣。○按今成華二縣與蜀邸護衛尺籍繡錯，不能細爲分析。大較西門者屬成都，東門者屬華陽，而南北門則成都有三分之二。華陽居其一焉。予觀揚子雲答劉子駿書，有少時所作成都城四隅銘，則今之東南西北四門頗爲近古。西門者古之宣明門也，南門者古之江橋門也，東門者古陽城門，北門者古咸陽門也。李膺益州記云：最東曰陽城門，次西曰宣明門。蜀時張儀樓卽宣明門樓也。重閣複道，跨陽城門。故太沖賦云：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矣。江橋者大江水所經也。稍西爲市橋，曰市橋門。以漢舊州市在此橋南。橋下卽石犀所潛淵，亦曰石牛門。故曰少城。南面有三門焉。咸陽門者，秦惠王二十五年，蜀侯惲賜死，封其子綰爲蜀侯。初蜀人葬惲郭外，綰聞惲無罪，乃使使迎喪入葬之郭內，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矣。○成都縣本治赤里街。秦守張若徙入少城內。少城者，子城也。惟西南北三壁，東卽大城之西墉。故蜀都賦云：亞以少城接于其西矣。周地圖記云：初張儀築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乃伏于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卽此城也。漢元鼎二年，大城立九門，少城立九門。故有十八郭之稱。而郡縣多城觀矣。○太城者，今南門城也。李石詩序云：張儀司馬錯所築太城。自秦惠王乙巳歲至紹興壬午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雖頽圯，所存如斷壁峭立，亦學舍一奇觀云。學舍在南，則太城可知矣。○少城者西南之間，今之錦江樓也。古今集記：錦樓在龜城上，前臨大江，下瞰井邑，西眺雪嶺，東望長松，白敏中嘗

賦詩于其上。舊記謂路巖所建。非也。巖在敏中之後矣。范成大詩註云。少城張儀所築。子城也。土甚堅。橫木皆朽。有穿眼土相著不解散。予按王右軍法帖。往在都見諸葛顥。曾見問蜀中事云。成都城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具示爲廣異聞。○華陽國志。張儀。張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尺。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樓觀射闌。又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皆與咸陽同制。更于夷里橋南立錦官。錦官者。猶合浦之有珠官也。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焉。按此皆從西南隅論耳。蜀漢昭烈卽位于武擔之南。當在城之正中。今蜀藩是也。隋之摩訶池。僞蜀之宣華苑。皆在其內。昔諸葛武侯以丞相開府領益州牧。故晉益州刺史治太城。其制因之。亦唐節度使。宋制置使所稱。建牙交戟地矣。蜀太守治少城。故昔之郡治因焉。西門直街鼓樓。卽宋銅壺閣也。陸游記云。閣南直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乃蔣堂知益州伐江瀆廟材所創。吳棫。范成大相繼而侈張之。爲成都巨觀。書於史。又吳師孟修西樓記云。西樓直府寢之北。每春花時。大帥置酒。高會參佐於其下。五日復縱民遊觀。宴嬉西園。以爲歲事。然止得造其廡序而已。合此二說。則府治爲西門無疑。相沿蜀郡太守之故址也。今乃益遜而北。蓋不敢與藩邸抗。于是斥北城之地以居。故武擔山昔在城外。而今在城內。陸務觀有游武擔村落詩。可證矣。轉運使今之藩司也。鈐轄使今之關司也。運司昔在城東。有玉溪堂。卽僞蜀權臣故宅。今藩司在城北。關司相沿如故。若提刑漕使。卽今之守巡使者。散在諸路。是其職居位置。皆有不同如此。○南門之勝。如石室。石犀。嚴真觀。江瀆池。七星橋。昭烈武侯祠。其最著者。○華陽國志云。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

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睽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李知幾云西爲文翁稍南爲高睽此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矣樂史寰宇記云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云前代以周公爲先聖至唐貞觀始從房元齡等議更祀孔子開元冊諡文宣王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公舊像猶存帥袁說友乃爲殿祀之按上南志以武侯征西南夷而夢見周公故敕所在祀周公也任豫益州記云禮殿其欂櫨節制猶古建南基高六尺厦屋三間通皆圖書古人之像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室繫年錄云紹興六年成都教授范仲父奏疏言本府學殿建于東漢之初平漢人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于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于此者按歐陽修集古錄以周公禮殿記蔡邕所書也范鎮云其柱鍾會隸書刻其上李知幾十詠詩說會與鄧艾同入蜀在咸熙元年甲申距漢獻興平元年甲戌凡七十一年矣會蓋追文翁高君之美而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跋云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闊此記刻在柱上靈帝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其字畫完好可讀當時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記託于廡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記有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疑此記所載卽其人也蓋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午云○唐盧照鄰文翁講堂詩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柳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岑參詩文公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講席何時散高臺豈復全豐碑文字滅冥漠不知年裴鏘詩文翁石室

有儀刑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尙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
施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宋李石詩。來爲人所愛。去爲人所思。君看文與高。慈惠蜀之師。至今室中
像。凜凜建立時。知非伯有石。定是桐鄉祠。蜀人愛二公。遠與千載期。宋京蜀事補亡詩。君不見西漢文翁
爲蜀守。蜀學不居齊魯後。諸生競欲保翁名。石室鑄磨貴難朽。東漢高公又幾時。爲作石室還如茲。至今
二室堅且久。文公高公名不衰。喻汝礪謁文公堂詩。綠荻負幽隱。高槐泛輕涼。各誇一時好。披風互低昂。
詎知五月中。微陰忽催黃。我行魯侯宮。獨謁文翁堂。若人骨已朽。道在斯不亡。遂令蜀文章。照耀日月傍。
世事俱腐臭。斯文真久長。靡顏能幾時。蕭條翳墟荒。富貴豈不好。千載同一傷。三歎爲何人。撫己涕自滂。
○寰宇記云。石室。司馬相如教授于此。從者數千人。按秦宓引地里志。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
士。盛于其世矣。金石錄云。石室又有左右生題名碑。或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志攷之。江陽蜀漢置
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范蜀公云。西漢時諸生姓名。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
主事各一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可攷者僅百許人。按集古錄。謂爲晉宋間碑矣。王象之輿地碑
目云。大周總管太學碑。益州刺史齊國公宇文憲立。益州州學廟堂頌。唐神龍二年。史蕭撰。益州館學廟
堂記。永徽元年。賀公亮撰。益州孔子廟堂碑。開元中。周灝撰。唐明皇追諡孔子冊文。宋太平興國五年。府
尹辛仲甫立石。又云石室贊。大歷十年。維州刺史鄭藏休撰。殿中侍御史李樞篆。益州文宣王廟碣。會昌
五年。裴儋撰。趙明誠唐益州學館廟堂記跋云。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

詔宏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爲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否。繫年錄云：宋高宗皇帝御書大成殿榜，紹興六年賜成都府學，從教授范仲父所請也。成都記云：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禮記、儀禮、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大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時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按已上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像，又近時摹宋本而刻者，人物衣褶，差有古意。石經禮記數段，流落在合州賓館中。李陽冰篆書之碑陰，予友范洎見而爲予言之。○石犀寺一名石牛寺，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二笥遺蜀王，王報以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輿地志云：郫艾廟南有石牛，卽秦惠王遺蜀王者。水經注：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沈之于淵也。今寺正殿階左有石蹲處，狀若犀然。額曰聖壽寺，古之龍淵寺也。通晉王羽宅，後捨爲寺，改名龍淵。佛殿有水眼如井，云與海通。高僧傳：晉惠持到蜀，止金淵精舍，是矣。其後改名空慧。隋賜蜀王秀竹園六十頃，此地屬焉。唐儀鳳二年，敕天下

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度僧嘗七百人。此其一也。會昌中廢。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募萬里橋南元和聖壽寺額。豎此。故曰聖壽寺。字則信宗御書也。寺有尊勝咒石幢。高七尺。圍四尺。太和中馬季武行書。我明嘉靖中掘地得之。○唐岑參石犀詩。江水初蕩潏。蜀人幾爲魚。向無爾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於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益州記曰。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祝穆方輿勝覽云。龜城水中出金雁。因謂之雁橋也。錦里耆舊傳曰。嚴君平宅卜肆之井猶存。今爲嚴真觀。道教靈驗記云。成都卜肆支機石。卽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太尉燉煌公好奇尙異。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欲爲器用。椎琢之際。忽若風聲。墜于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乃已之。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穿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昏瞠。遂不敢犯。唐張九齡送姚評事入蜀賦得卜肆詩云。蜀嚴化已久。沈冥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驅傳應經此。懷賢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岑參卜肆詩。君平曾賣卜。卜肆蕪已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不知支機石。還在人間否。鄭世翼君平古井詩。嚴平本高尚。遠蹈古人風。賣卜成都市。流名大漢中。舊井改人世。寒泉久不通。年多既無汲。無禽乃遂空。如何屬秋氣。惟見落雙桐。宋呂光弼詩。卜肆垂簾地。依然門徑開。沈冥時已往。思慕客猶來。鳥啄虛簷壞。狐穿古井摧。空餘舊機石。歲歲長春苔。喻汝礪游嚴真觀。見壁上有記古鼎丹砂事。因述以詩云。古木共幽意。長廊亦肅如。於焉步逍遙。且復散衣裾。

塵慮颯已空。道心頗閑舒。不知度世人。去此歲幾徂。云何有丹砂。尙爾留庭隅。支機亦悠哉。誰復訂有無。我知此公意。慨彼元鼎初。繼之五鳳間。斯民斃刀鋸。聊欲謝世網。歛以道自娛。抱獨理自會。曠懷遺所拘。初匪逃世人。而世自我疎。含默念斯理。起我憂患餘。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莊遵賣卜成都市。市中仙隱無人值。百錢度日復何求。猶有沈冥見文字。不因問著牛女星。下世安能知姓名。雲中雞犬拔家去。舊宅寂寞秋蕪平。搗機石在年年長。藥鼎空留閉黃壤。前時發掘篆籀新。明水神丹光滉漾。金雁橋邊臺觀存。神仙遺事渺難論。安得先生爲我卜。俗骨庶可窺天關。○括地志云。江濱祠在成都縣南上四里。漢郊祀志云。秦并天下。立江水祠於蜀。至今歲祀之。按廣雅。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矣。漢舊儀云。祭四瀆用三牲圭沈。有車馬紺蓋。以夏之日觴焉。按陸游江濱廟碑云。成都自唐有江濱廟。其南臨江。及後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馮浩設廳記云。廟前臨清池。有島嶼竹木之勝。紅蕖夏發。水碧四照。爲一州之觀。田況成都遨樂詩。伏日宴江濱祠。避暑因遊江濱池。此會起于文潞公也。宋祁集江濱池詩云。五月追涼地。滄江剩素漣。林煙昏岸日。樓影壓池天。篠密工迷徑。荷欹巧避船。機忘更何事。魚鳥亦留連。又飛檻枕溪光。歡言客徧觴。暫雲銷樹影。驟雨發荷香。辛白橙蠶熟。庖刀鱸縷長。蘋風如有意。盈衽借浮涼。又溪淺容篙短。舟移覺岸長。烟稠芰荷葉。霞熟荔支房。技疊三搗鼓。杯寒十饋漿。便成逃暑醉。官事底相妨。又九月十日宴江濱亭詩。節去歡猶在。賓來賞更延。悠揚非短日。淒緊乍寒天。霽沼元非漲。秋花自少妍。蟻留新獻酎。蕙續不殘烟。戲鰕銜餘藻。游龜避折蓮。流芳真可惜。從此遂凋年。○華陽國志

云蜀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爲名。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郛江中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里笮橋。橋從沖治橋西出。折曰長昇橋。揚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也。李冰所造。按七星橋者。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璣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昇仙。此李膺所記矣。今南門江洲中有金沙寺。其處俗呼爲七星灘也。後漢書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按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爲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墜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江。就尙擊豐。斬之。於是水之陰焉。今正南門外者。乃江橋耳。水經注云。南江橋亦曰安樂橋。在城南二十五步。宋孝武以橋爲安樂寺。改名安樂橋。十六國春秋李特將起童謠云。江頭橋闕下。李成都北門十八子。卽此橋也。南上爲萬里橋。亦名篤泉橋。橋之南有篤泉矣。蜀使費禕聘吳。丞相亮祖之。歎曰。萬里之行。始于今日。故曰萬里橋。唐岑參萬里橋詩。成都與維揚。相去萬里地。滄江東流疾。帆去如鳥翅。楚客過此橋。東看盡垂淚。江都陸肱賦云。萬里兮蜀郡。隋都二橋兮地角天隅。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于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結構應似。途程甚偏。飾丹牖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旣易。此對銅梁。正用揚益相望事也。○寰宇記云。惠陵。蜀先主陵也。今有祠存。號曰惠陵祠。周地圖云。先主祠在府西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刺史傅覃修立。而規制卑小。至唐相國李回在鎮。更改置守陵戶。四時祭祀。岑參先主廟詩。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

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張儼詩雄名垂竹帛荒陵壓阡陌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柏劉夢得詩天下英雄氣千秋尙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宋晁迴詩天地收霸氣丘原餘闕宮野人相指似旁有若唐封當時大耳兒甚似隆準公夫豈忘故都崎嶇巴蜀中劃然成三分正爾扼兩雄武侯抱遺恨秦隴竟莫通獨憐晉昌明千載時始逢坐看五胡亂蕭條河洛空碑目云先主廟碑貞元四年蘇端撰又云昭烈廟有裴中立武侯碑柳公綽書今存又有段尹石爲樵者敲斷陳薦作詩紀之又臨淮公武元衡碑楊嗣復祠祭畢觀碑感舊有作寄楊汝士和焉按元和初元衡鎮蜀中立爲節度推官汝士先亦曾作文昌掌管也西陽雜俎成都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樂浪州刺史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按碑目以此爲蕭晉用撰在昭烈廟中矣○能改齋漫錄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卽武侯祠東挾卽後主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繼帥毀以鑄鐘蜀語曰任是兩王難當二堂樂史云關羽張飛祠俱在惠陵左右宋廬陵王立按今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諶諸葛丞相亮亮子瞻及關張兩侯俱合爲一祠也蜀志國降之日北地王諶率其官屬哭于先主廟以妻子自焚是矣西陽雜俎云近有羣盜發蜀先主墓入穴見兩人張燈對弈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

舊成都記云。蜀先主祠旁有獠村。其民皆剔髮事浮屠。而畜妻子自如。及李德裕下令嚴禁。乃肅如也。○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煙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卽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寰宇記云。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門路西。今爲乘煙觀。杜光庭錄異記云。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其井有龍矣。杜甫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武少儀詩。執簡焚香入廟門。武侯神像儼如存。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連吳振弱孫。欲盡智能傾僭盜。善持忠節輔庸昏。宣王請戰貽巾幗。始見才吞亦氣吞。楊汝士詩。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功德流何遠。馨香薦未衰。敬名探國志。飾像慰毗思。昔謁從征蓋。今聞擁信旗。固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陳薦詩。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姦豪拔劍將羣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臥南陽。韜稜晦角陰營爲。高吟梁甫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強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欸聞元直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陳說扶漢室。慷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電。勸勵士卒蟻蛟螭。分留猛將控荊渚。翼戴昭烈來坤維。獻皇遘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羣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并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路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

南詔崇靈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夷。上成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仗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眞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暴然不起軍如癡。仲達雖走禪終廢。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颯颯。煙頭暮雨寒絲絲。妖狐怪兔穴壞壁。飢鴟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石。苔蘚爛斑裴相碑。手植勁柏尙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辟容昏剝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慕風概。灑淚踟躕成此詩。宋京詩云。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涼。臥龍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有坊名今尙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書帶。蜀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頽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逕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按此古昔武侯祠也。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

成都府二

西門之勝。張儀樓、石筍街、笮橋、琴臺、浣花溪、青羊宮、淨衆寺、少陵草堂。其最著者。○任豫益州記曰。諸樓年代既久。樓棟非昔。惟西門一樓。雖有補葺。張儀時舊跡猶存。古今集記云。張儀樓高百尺。初。張儀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山之形。以城勢稍偏。故作樓以定南北。李膺記曰。成都有百尺樓。後名爲白菟樓也。晉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累棟出雲表。嶢嶢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荆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恆有餘。鬱鬱少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紛綺錯。高臺夾長衢。借問揚子宅。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奢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唐岑參張儀樓詩。傳是秦時樓。巍巍至今在。樓南兩江水。千古長不改。曾聞昔時人。歲月不相待。杜甫和嚴中丞西城晚眺詩云。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辭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段文昌晚夏登張儀樓。呈院中諸公詩。重樓窗戶開。四望斂煙埃。遠岫林端出。清波城下迴。乍疑蟬韻促。稍

覺雪風來併起鄉關思。銷憂在酒盃。姚向和云。秦相架羣材。登臨契上台。查從銀漢落。江自雪山來。儷曲親流火。凌風浴小杯。帝鄉如在目。欲下盡徘徊。溫會和云。危軒重疊開。訪古上徘徊。有舌嗟秦策。飛梁認楚材。雲霄隨鳳到。物象爲詩來。欲和關山意。巴歌調更哀。楊汝士和云。從公城上來。秋近絕纖埃。樓古秦規在。江分蜀望開。遠山標宿雪。末席接寒灰。陪賞今爲忝。臨歡敢訴杯。李敬伯和云。層屋架城隈。賓筵此日開。文鋒摧八韻。星分應三台。望雪煩襟釋。當歡遠思來。披雲霄近漢。慙覺出塵埃。姚康和云。登覽值晴開。詩從野思來。蜀川新草木。秦日舊樓臺。池影搖中座。山光接上台。近秋宜晚景。極目斷浮埃。○石經始末云。錦官西樓有胡元質所鑄石經數板。蓋公得五代時墜。刻于一二故家。殘圭裂壁。亦可寶也。凡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及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黃山谷跋張載熙書。卷尾云。蘭亭禊飲詩敍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人木板者。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西樓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陸游跋東坡書髓帖云。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老學菴北窗手記。○常璩云。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寰宇記云。武擔石俗曰石筍。在州城西門大街中。益部耆舊傳云。公孫述時武擔石折。任文公歎曰。西方智士死。吾當應之。歲中卒。庾信演連珠云。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矣。通志云。雙石筍在興義門內。卽眞珠樓基也。按西門王建武成。謂之興義門矣。

李膺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爲簾。其後蜀郡火。民家數千與七寶樓俱燬。趙清獻記曰。眞珠樓基在石筍街。一說有大秦胡于其地起寺。門樓十間。皆飾以眞珠翠碧。貫之如簾。寺卽大秦寺也。老杜石筍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註云。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筍。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四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寺之遺址。諸葛亮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埋連接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上有濁歇燭觸蜀五字。時人莫曉。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歇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蜀字。可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符響矣。○徐康晉記。桓溫伐蜀。戰于笮橋。參軍襲護戰沒。衆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乘之。遂入少城。寰宇記云。笮橋去州西四里。名夷里橋。以竹索爲之。因名笮橋。李膺笮橋贊云。複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也。益州記曰。市橋。笮橋。今各有一鐵椎。大十許圍。長六七十尺。云初營橋。引機連此椎。以擊橋柱。本有三。今餘二。南史宋大始初。益州笮橋忽生一洲。道士柳石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必有王勝喜也。及齊永明二年。武帝遣始興王爲益州。勝喜者。卽始興反語。蜀古蹟記曰。笮橋邊有二石闕。乃漢趙典墓矣。○王褒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笮橋北百許步。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方輿勝覽云。琴臺後爲金花寺。城內者。非其舊也。金花寺以晉胡僧持金花玉像住此。故名。按卽今之金泉鋪。

矣。梁簡文登琴臺詩。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遊。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歎。逝川終不收。唐盧照鄰相如琴臺詩。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啼鶯處。空傷遊子神。杜甫詩。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歸鳳求鳳意。寥寥不復聞。高適同羣公秋登琴臺詩。古跡使人感。琴臺空寂寥。靜然顧遺塵。千載如昨朝。臨眺自茲始。羣賢久相邀。德與形神高。孰知天地遙。四時何倏忽。六月鳴秋蜩。萬象歸白帝。平川橫赤霄。猶是對夏伏。幾時有涼飈。燕雀滿檐楹。鴻鵠搏扶搖。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漁樵。兀然還復醉。尙握樽中瓢。岑參詩。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條。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宋呂公弼詩。煙樹重城側。琴臺千古餘。早爲梁苑客。晚向茂陵居。賦給尙書筆。歸乘使者車。清風覲舊隱。長日聳鄉閭。宋祁詩。故臺千故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鸞凰去。它年駟馬還。死憂封禪晚。生愛茂陵閒。惟有飄飄氣。仍存天地間。○歲華紀麗云。正月念八日出竿橋門。卽拜保壽侯祠。次詣淨衆寺。拜杜邠公祠。按杜邠公。唐元和間帥蜀者。又蘇明允集有張文定方平公祠碑記。亦在淨衆寺矣。高僧傳云。僧無相。新羅國人。開元十六年至成都募化。檀越造淨衆寺。影堂在焉。寺有一巨鐘。重千鈞。會昌例毀。此鐘乃移入大慈。大中復還寺。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始到。方欲爲齋。辰去巳集。乃知神力所拽也。相有塔號東海大師。塔云。唐鄭谷西蜀淨衆寺松溪八韻兼寄小華崔處士詩。松因溪得名。溪吹答松聲。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寒烟齋後散。春雨夜中平。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明。澄分僧影瘦。光徹客心清。帶梵

侵雲響。和鐘擊石鳴。淡烹新茗爽。暖泛落花輕。此景吟難盡。憑君畫入京。又淨衆寺雜題水詩。竹院松廊分數派。不空清泚亦逶迤。落花相逐去何處。幽鷺獨來無限時。洗鉢老僧臨岸久。釣魚閑客卷綸遲。晚晴一片連莎綠。悔與滄浪有舊期。七祖院小山詩。小巧功成雨薜斑。軒車日日扣松關。峨眉咫尺無人去。却向僧窗看假山。忍公小軒詩。松溪水色綠于松。每到松溪聽暮鐘。閑得心源祇如此。問禪何必向雙峯。傳經院壁畫松詩。危根瘦蓋聳孤峯。珍重江僧好筆蹤。得向游人多處畫。却勝澗底作眞松。李洞宿成都松溪院詩。松持節操溪澄澈。一炷嵐煙壓寺隅。翡翠鳥飛人不見。琉璃瓶貯水疑無。夜聞子落眞山雨。曉汲波圓入畫圖。塵擁蜀城抽鎖後。此中猶夢在江湖。宋范鎮淨衆寺新禪院詩。金地西郊外。一來煩念攄。但逢是仙境。鮮不屬僧居。岸綠見翹鷺。溪清無隱魚。殘陽已周覽。欲去幾躊躇。田況正月二十八日謁生祿祠。遊淨衆寺詩。千騎出重圍。嚴祠淨宇鄰。映林沾酒旆。迎馬獻花人。豔日披江霧。香飈起路塵。韶華特明媚。不似遠方春。按淨衆寺宋改爲淨因寺。今謂之萬佛寺也。○蜀本記云。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于成都郡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羊觀也。古今集記云。老子乘青羊降。其地有臺存。觀中有白玉蟾書碑。字徑半尺。宋何耕詩云。一再官錦城。咫尺望琳宮。未始得得來。正墮役役中。今朝弄晴雨。策蹇隨春風。頗愛意象古。停驂少從容。縹緲百尺臺。突起凌半空。憑欄俯修竹。決眚明孤鴻。信哉神僊宅。不受塵垢蒙。稽首五千言。衆妙一以通。靜觀萬物復。豈假九轉功。區區立訓詁。亦晒河上公。癡人慕羽化。心外求鴻濛。要騎白鶴背。往訪青羊蹤。此詩刻石于臺前缺數字。○方輿勝覽云。浣花溪在城西五里。

一名百花潭。按吳中復冀國夫人任氏碑記云：夫人微時，以四月十九日見一僧墜污渠，爲濯其衣。頃刻百花滿潭。因名曰百花潭。按蜀志補遺：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夫人生辰，傾城出遊，成都記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也。蜀檮杌：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王衍出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亙。自百花潭至于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方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江心躍起，騰空而去。或云變爲蛟，牛嶠李珣有浣花詞云：昨日西溪遊賞，芳樹奇花千樣，鎖春光。金樽滿，聽絃管，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馱歸。又云：訪舊傷離，欲斷魂，無因重見。玉樓人，六街微雨，鏤香塵，早爲不逢巫峽夢。那堪虛度錦江春。遇花傾酒，莫辭頻。前調：西溪子而後浣溪沙也。宋祁浣花泛舟詩：早夏清和在，晴江沿汭時。岸風搖鼓吹，波日亂旌旗。醉纔牽細蔓，游鬢撲絳蕤。樹來驚浦進，山失悟舟移。雅俗西南盛，歸輶東北馳。此歡那復得，拋恨寄天涯。又春日出浣花云：側蓋天長蕩曉霏，暖風才滿使君旗。水通江渚容魚樂，草徧山梁報雉時。場雨滅塵盤馬疾，樓雲礙曲進觴遲。少陵宅畔吟聲歇，柳碧梅青欲向誰。田況四月十九汎浣花溪詩：浣花溪上春風後，節物正宜行樂時。十里綺羅青蓋密，萬家歌吹綠楊垂。畫船疊鼓臨芳渚，綵閣凌波汎羽卮。霞景漸曛歸櫂促，滿城懽醉待旌旗。馬甫浣花溪詩：浣花溪邊濯錦裳，百花滿潭溪水香。寶奩散盡買霜戟，草林匹馬不可當。當時濯衣只偶爾，豈似取履張子房。烈烈遽能蔽此蜀，喪亂懷爾徒悲傷。年年春風媚楊柳，綵纜婉婉雲霞張。溪邊遊冶紅

粉娘了不識字空悠颺。採花蕩槳不歸去。暮隔煙水眠幽芳。黃魯直浣花溪圖引云。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爲青。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潔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章曲無難犬。老妻稚子宜眼前。弟妹飄零不相見。此心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厭聞解鞍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公寂寞。兒孫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絃千古無。○杜甫卜居詩云。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灘鶼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此卽草堂也。楊慎引文選注云。蕭齊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懷。迺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寺。又云。蜀人語草爲茨。成都令周顒既歸金陵。乃做蜀草堂寺遺意。於鍾山之麓築草堂。亦曰山茨。不忘蜀也。可知蜀之草堂寺著名久矣。子美依其地而卜築。題詠日多。不具錄。其時軒蓋過從。有嚴中丞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作。有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作。有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作。雖稍爲是以破岑寂。而要之非其好也。當時有南鄰北鄰者。其人皆不俗。子美南鄰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艇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北鄰詩云。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對江皋。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
知。幽花歆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斯蓋遺世之士。忘機之
侶矣。岑參草堂村尋人不遇詩。數株垂柳色依依。深巷斜陽暮鳥飛。門前雪滿無行跡。應是先生出未歸。
范鎮題曹山人墅居詩。溪接浣花饒勝致。山人高隱在其中。一江絲竹喧天沸。爭及松篁半日風。亦皆彷彿
其幽致也。喻汝礪晚泛浣花。遂宿草堂詩。扣楫泛澄虛。濯流睇幽芳。晚霽襯奇樹。夕霏媚疎篁。歸鳥亦
慙閑。夜魄動初涼。忽焉衆星微。天高月舒光。昔也杜陵子。澹然此茅堂。客至酒自斟。句得意已忘。云何常
念飢。零落在道旁。古來技入神。一飽豈屑望。吾輩天所窮。慨歌淚霑裳。邵博同楊元澈遊草堂詩。萬里橋
西路。幽居今尙存。共來披草徑。遠去問江村。冉冉花扶屋。蕭蕭竹映門。斯人隔今古。此意與誰論。劉望之
草堂詩。風月藏詩骨。流離賦病骸。不禁一飽死。空遺百生懷。樹秀天通隴。山嬌客語淮。壁間無半偈。無乃
望君厓。捫膝先生又有草堂詩六首。栩栩詩翁錦里西。只緣詩好合窮棲。竹鋪冷色雲連寺。柳漾輕絲鳥
過溪。凝望不禁關樹暗。駐情應恨蜀山低。離人苦怕春歸盡。可忍紅英半著泥。又云。從教日日敞窗扉。嫌
怕風花入眼遲。剩買芒鞋供看竹。趁乘春雨去栽橙。若無賓客僧來後。薄有生涯鶴下時。聞道鄰翁酒初
熟。新篳一酌莫相違。又云。遠嶼曲洲縱復橫。沙邊繁鳥弄簫笙。一軒簷冷松陰合。十里林香藥草生。路轉
斷橋逢石坐。風移深竹見僧行。晚來沖抱更清曠。時有幽人帶月耕。又云。亂後飄零歇此身。風光無賴更
新清。客懷易感酒添病。詩思苦慳花減春。南枝北枝鶯舌巧。前村後村雨脚勻。暫借溪邊老爲客。花心柳

眼莫撩人。又云。翠木搖豔溪之灣。遊子失氣生愁酸。誇力搏虎筋骨絕。雙流迸巘道路難。布衾多年窘夜雨。土銼無火啼夕餐。一生忠義老寂寞。旋燒竹葉供春寒。又云。竹外清疎浸碧溪。溪邊竹淡煙雨霏。閒看雪嶺題詩罷。醉向西郊信馬歸。霄漢直愁雙闕迴。夢魂長著五陵飛。故園秀木又春色。只恐歸去池臺非。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少陵草堂背西郭。浣花溪水流堂脚。竹寒沙白自淒涼。莫問四松霜草薄。入門好在烏皮几。公去不歸換鄰里。西嶺千秋雪未消。舍北泥融飛燕子。祇今檉木平橋路。籠竹和烟雜江霧。野僧作屋衆草堂。不是柴門舊時處。碑目云。益州草堂寺。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代稱絕迹。李文饒跋云。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繪事。靡不造真者。○方輿勝覽云。梵安寺在成都縣南。與杜甫草堂相接。每歲四月中。泮前一日。太守宴集于此。呂大防建草堂。繪少陵像。張巖盡取少陵詩。勒石刻置焉。何宇度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易以僧。唐大歷中。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女。遂重修之。繪夫人真于中。會昌亦在毀例。夜聞女子啼泣之聲而止。宋朝禱雨有驗。乃賜名梵安寺也。按高僧傳。唐僧旭上居草堂寺。惟以禪誦爲業。蜀土猶尙二月八及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旭公獨端坐竹林。泊然寂想。四衆覩之。如朝日初出。因目之爲旭上云。

東門之勝。禹廟。大慈寺。散花樓。合江亭。薛濤井。海雲寺。其最著者。○張俞上蜀帥書。俞再拜奉書密諫。明公閣下。世言古之大聖人。必曰三皇氏五帝氏。犧農在上古。其道不可復行。故後世唯以堯舜爲法。歷百

聖人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尙不及堯舜。俞謂堯舜承四聖至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能道德行於天地。萬物陶乎無爲。其後洪水暴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宕。彝倫壞斁。堯視天下之溺如己溺焉。乃博咨衆工。若皋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亦不能治。然後舉禹。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舜有天下。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知滔天之害。雖堯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苟當時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爲魚鼈。則九州萬國淪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已來。羣聖之功。唯禹爲大也。百川之長有四瀆。而江河爲大。江出蜀之西徼。禹迺生于西羌。石紐其地也。今淫鬼無名。饗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能存之而神。禹爲蜀人。江漢爲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曾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闕禮之甚者。俞嘗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盡在土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于外之功。蜀人愛戴。期乎無窮。若禹廟之作。乃政之易者。衆不能舉。明公若能舉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爲力哉。俞近述南賓郡修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浮濫。理或庶幾。方刻石以示後世。謹錄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而棄之。不敢逃戾。若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事于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德亦無盡。按此禹廟立于成都之始也。今在城東北之馬務街。歲久傾圯。予以萬歷辛亥始克修復。仍以蠶叢李冰二神配于東西廡。按方輿勝覽。蜀王

蠶叢氏祠。今呼爲青衣神。在聖壽寺。昔蠶叢氏教人養蠶。作金蠶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爲蠶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蕭鑒爲益州刺史。於州園得古冢。有金爲蠶數斗。鑒一無取。復爲起冢立祠。又按寰宇記。秦李冰爲蜀郡守。有功於民。舊祠在府西南三里。及唐卽帥李德裕重修。今蠶叢祠已不存。李冰祇李觀察家作宗祠耳。會詘時勢。不能特舉。乃告于神附庸之。且以紹禹之績焉。○通志云。大慈寺。唐至德年建。舊有肅宗書大慈慈寺四字。蓋勅賜也。故會昌不在除毀之例。碑目云。唐僧大辯修功德碑。元和十五年立。在寺之文殊閣。唐韋南康碑二。並在寺之資福殿中。集古錄云。大慈資福院記。唐李德裕撰。長慶二年立石。成都記云。大慈極樂院有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陽蘇軾與弟蘇轍來觀盧楞伽筆迹。留題。陸游跋中和院東坡帖云。此一卷皆蘇仲虎尙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也。成都太守田況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元節道場詩。赤精流景鏤。朱夏向清和。紺宇修祠盛。華封祝慶多。簪裳千載遇。鐘梵五天歌。遠俗尤熙泰。皇猷信不頗。又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閣觀夜市詩。萬里銀潢貫紫虛。橋邊螭轡待星姝。年年巧若從人乞。未省靈恩徧得無。又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觀施孟蘭盆詩。飛閣穹隆軼翠煙。孟蘭盛會衆喧闐。且欣酷暑從茲減。漸有涼風快夕眠。又冬至朝拜天慶觀會大慈寺詩。景至履佳辰。朝祝著國令。黃宮啓潛萌。紫宇晨蔭映。陽德比君子。吾道實可慶。矧丁皇運亨。遇主堯舜聖。坤維最遠方。拙者此尸政。雅俗舊儒文。民牒少訟爭。幸足宣上恩。惟恐罄物性。良時不易得。行樂未爲併。高會縱嬉遨。豐歲愈繁盛。與衆助驩欣。寄情於俚詠。

范成大會慶節大慈寺茶酒詩。霜輝催曉五雲鮮。萬國懽呼共一天。淡淡暖紅旗轉日。浮浮寒碧瓦收煙。銜杯樂聖千秋節。擊鼓迎冬大有年。忽憶捧觴供玉座。不知身在雪山邊。○方輿勝覽云。雪錦樓在大慈寺門。元宵守帥遊賞于此。李燾十五日同登大慈寺樓得遠字詩。重樓得雲氣深穩。戶牖誰能發關鍵。樓下輪蹄渙散馳。行人一顧不容返。好遊獨是我輩閒。褰衣直上相推挽。層軒危檻倚欲遍。更假胡牀同息偃。西南繁會惟此都。昔號富饒今已損。填城華屋故依然。孰爲君王愛基本。茫茫八表聊縱目。情知日近長安遠。白雲浩蕩飛鳥沒。玉笙淒涼紅粉晚。梁王吹臺得李杜。黃公酒壚醉嵇阮。高風千載凜莫拔。與世相濁徒混混。荷衣蕙帶芙蓉裳。野服猶堪敵華袞。去梯孰復共君謀。殺馬毀車從此遁。勝覽云。成都古蠶叢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七寶市。俱在大慈寺前。宋祁大慈寺前蠶市詩。蜀雖云樂土。民勤過四方。寸壤不容隙。僅能充歲糧。間或容墮爛。曷能備凶痒。所以農桑具。市易時相望。野氓集廣鄽。衆賈趨寶坊。惇本誠急務。戒其靡愆常。茲會良足喜。後賢無忽忘。田況大慈寺前蠶市詩。高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纖埃。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蜀檮杌云。孟知祥明德元年六月。幸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已宴羣臣於華嚴閣下。孟昶廣政元年上半年已遊大慈。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通志云。解玉溪在華陽大慈寺南。韋南康所鑿也。溪中細沙可以解玉。蘇子瞻集成都玉溪之上。有清風閣。文慧大師應符所建。因爲之記矣。○方輿勝覽云。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

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雞聲。又云興福寺卽昭覺院相對有天涯石。按卽今之寶光寺矣。天涯石詳見詩話中。○東城樓卽散花樓也。李白登錦城散花樓詩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珠箔懸瓊鉤。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按輿地紀勝散花樓隋開皇建。乃天女散花之處。蜀檮杌云孟昶有國宮苑。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唐武元衡中秋夜秋樓望月分韻詩得東字。玉輪初滿空。迥出錦城東。相向秦樓鏡。分飛碣石鴻。桂香隨窈窕。珠綴隔玲瓏。不及前秋見。團圓鳳沼中。王良會得清字。德星搖此夜。珥月滿重城。香靄煙嵐色。飄颻砧杵聲。令行秋氣爽。樂感素風輕。共賞千年聖。長歌四海清。柳公綽得濃字。此夜年年月。偏宜此地逢。近看江水淺。遙辨雪山重。萬井金花肅。千林玉露濃。不唯樓上思。飛蓋亦陪從。張正一得蒼字。高秋今夜月。皓皓正蒼蒼。遠水澄如練。孤鴻迴帶霜。旅人方積思。繁宿稍沈光。朱檻叨陪賞。尤宜清漏長。徐放得來字。玉露中秋夜。金波碧落開。雀驚初泛濫。鴻思共徘徊。遠目清光徧。高空爽氣來。此時陪永望。更得上燕臺。崔備得前字。清景同千里。寒光盡一年。竟天多雁過。通夕少人眠。照別江樓上。添愁野帳前。隋侯恩未報。猶有夜珠圓。又得秋字。四時皆有月。一夜獨當秋。照耀初含露。徘徊正滿樓。遙連雪山淨。迴入錦江流。願以清光末。年年許從遊。溫庭筠錦城曲云。蜀山攢黛留晴雪。蔡筍蕨芽繁九折。江風吹巧翦霞綃。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聚。夜叫思歸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怨魄未歸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荒城五千里。張承吉錦城詩。錦江城外錦城頭。回望秦川上軫憂。正值血魂來夢

裏杜鵑聲在散花樓。高駢錦城春望詩。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煙花市郡樓。不會人家多少錦。春來盡挂樹梢頭。卓英英錦城春望詩。和風妝點錦城春。細雨如絲壓玉塵。漫把詩情訪奇景。豔花濃酒屬閑人。眉娘和云。蠶市初開處處春。九衢明豔起香塵。世間總有浮華事。爭及仙山出世人。斯二作皆女郎也。又顧雲有濯錦江秋澄倒碧。散花樓晚掛殘紅之句。並稱警美矣。○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南自溫江縣來。郫江一名永平江。西北自新繁縣來。昔李冰穿二江。城中皆可行舟。合於城之東南岸。曲有合江亭。唐符載云。一郡之奇勝也。是亭鴻盤如山。橫架赤霄。廣場在下。砥平雲截。而東南西北夔然矣。宋呂大防合江亭記云。沱江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壩以撻水。而闢溝以釃之。大慨蜀郡廣漢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變流者也。沱舊循南湟。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穢。遂塞糜聚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於舊渚。舊渚者合江故亭。唐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弗不治。余始命葺之。以爲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之。滄波修闕。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麓。與煙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按卽今之錦官驛矣。宋周濂合江亭詩云。共思赤腳踏層冰。聊適江皋興自清。昨夜雨聲驅濁暑。曉來煙水快新晴。山疑九疊張雲勢。灘激千巖落布聲。巾屨從來在邱壑。願陪閒日此閒行。其二。卻暑追隨水上亭。東郊乘曉戴殘星。餘歌咽管來幽浦。薄霧疎煙入畫舲。興發江湖馳象魏。情鍾原隰詠飛鵠。故溪何日垂綸去。天末遙岑寸寸青。和者爲田望吳棫孫埃諸君子。惟埃有舊聞蜀地四時雨。

今快岷山千里晴之句。可謂得驪珠矣。楊甲合江泛舟詩云。莫踏街頭塵。寧飲城東水。江頭放船去。葦間問漁子。岸深魚有家。鳬雁在中沚。得酒可以歌。得樹可以艤。年年舟中客。顏色不相似。風波無前期。遊者亦如此。短筇醉時策。遠山醉時几。我老不奈醒。日落西風起。晁公迥合江舟中詩云。雲氣昏江樹。春流沒釣磯。何如連夜漲。似欲送人歸。亂石水聲急。片帆風力微。舟師且停櫓。白鷺畏人飛。白麟合江探梅詩云。艇子飄搖喚不回。半溪清影漾疎梅。有人隔岸頻招手。和月和霜翦取來。何耕自合江亭過渡。觀趙穆仲園亭詩。喚舟芳草渡。繫馬綠楊陰。步入莓苔徑。門開花竹林。王孫隨蝶遠。嫠女隱雲深。想見西南望。悠悠空賞心。陸務觀有遊東郭趙氏園詩。清晨呼馬出。馭吏請所之。錦城浩如海。我亦無與期。有花卽入門。莫問主人誰。下馬據胡牀。傲睨忘訶譏。人言白頭翁。胡爲尙兒癡。老翁故不癡。借花發吾詩。詩句帶花香。東風不取吹。徘徊雙蛺蝶。許汝鼻端知。此二園者。亦與錦江相左右也。○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冽。濤詩序云。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鄴。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居。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燕語。時韋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其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祐。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剏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五。文昌爲撰墓誌。題曰西川校書薛洪度之墓。按

濤錦江春望詞云。花開不同賞。花開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其二。檻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其三。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其四。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王建寄之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寄閒居。掃眉才子無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海雲山在錦江下流十里。有海雲寺。鴻慶院諸勝。吳中復遊海雲寺唱和詩。王霽序云。成都風俗。歲以三月二十一日。遊城東海雲寺。摸石於池中。以爲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旗。鳴笳鼓。作馳騎之戲。大譙賓從。以主民樂。觀者夾道。百重飛蓋。蔽山野。謹謳嬉笑之聲。雖田野間如市井。其盛如此。渤海吳公下車。朞月。簡肅無事。從俗。高會于海雲。酒既中。顧謂寮屬曰。一觴一詠。古人之樂事也。首作七言詩。以寫勝事。席客亦有以詩獻者。更相酬和。得一十三篇。迺命幕下吏會稽王霽爲之序。霽斐薄不能文。恐愧勉從。公命夫俳優。倡絲竹。其樂外也。吟詠情性。其樂內也。充諸內。則能遺外之樂。流於外。則內有所喪。今公旣推內之樂以樂賓。又盡外之樂以樂民。可謂得其樂矣。中復詩云。錦里風光勝別州。海雲寺枕碧江頭。連郊瑞麥青黃秀。遶路鳴泉深淺流。彩石池邊成故事。茂林坡上憶前遊。綠罇好伴衰翁醉。十日殘春不少留。范純仁和云。東郊行樂冠西州。古寺崑嶠翠嶺頭。化俗文翁傳愷悌。尋山謝傅繼風流。天涯罇酒欣相遇。劍外三春得共遊。雅興直須窮勝賞。年光難使隙駒留。韓宗道和云。茂林修竹翠煙收。寺枕清江江上頭。好鳥啼春知客恨。落花浮水近人流。政閑不廢登臨賞。意適真成汗漫遊。紫陌紅塵歸路遠。夕陽回首重遲留。勾士良和云。佛土依山福遠州。春行繡騎上雲頭。補天彩石盈池在。朝海清江繞寺

流四海仰煩郇伯勞。羣山翹望謝安遊。早知爲礪爲霖意。惟有西民欲暫留。薛綸和云。寺上靈峯更近州。喧闐騶從錦纏頭。歌鐘乍奏晴雷殷。戈甲急趨春水流。幾處醉眠方枕藉。一城謠俗重嬉遊。賢侯惠意民知否。幾刻巖園爲爾留。宋祁集海雲鴻慶院詩。地勝祠仍古。春餘物徧華。山雲時抱石。佛雨不萎花。嶺挾樓梯峻。巖牽殿城斜。淙谿雜環珮。怪蔓走龍蛇。供座僧飛鉢。香園客戲沙。吾遊真草草。深意寄煙霞。趙抃遊海雲山詩。縹緲齊雲閣。喧闐摸石池。物華春已盛。人意樂無涯。羅綺一山徧。旌旗十里隨。遨棚夾歸路。驍騎看星馳。蘇軾和云。笙歌揭虛閣。帷幕市春池。且與民同樂。都忘天一涯。舊遊嗟倏忽。故步喜追隨。陌上人如堵。歸鞍莫載馳。邢夢臣和云。使旌驅近郭。民宴列芳池。洩洩春臺上。沉沉暮海涯。鴻驚人宛轉。電激騎追隨。此會經年至。須防日似馳。霍交和云。山深藏古寺。傍枕舊芳池。鼓響揭雲外。石探從水涯。使旌遊不倦。瑞麥獻相隨。事簡民公樂。歸心莫競馳。韓絳遊鴻慶寺詩。久旱雨初足。樂遊春正深。喧闐觀士女。清曠入山林。佛界雲成寶。僧園地布金。方塘探子石。高閣會賓簪。沙水通溪白。松筠逐徑陰。紛華從滿目。幽寂自虛心。印組端爲累。巖扃得暫尋。晚風吹綠野。歸騎已駸駸。吳師孟和云。十里東郊道。茲遊歲月深。參僚從行府。高會適叢林。穉子喧沾玉。春姬笑予金。咳珠僧獲寶。醉弁客遺簪。天賜連宵澤。民歡畢晝陰。分明造物手。自在出塵心。非相雖無住。殘芳尙可尋。都人望旋旆。車馬又駸駸。范成大十一月海雲賞山茶詩。門戶懽呼十里村。臘前風物已知春。兩年池上經行處。萬里天邊未去人。客鬢花身俱歲晚。妝光酒色且時新。海雲橋下溪如鏡。休把冠巾照路塵。十二月海雲賞山茶詩。追趁新晴管物華。馬蹄鬆快帽簷

斜天南臘盡風晞雪。冰下春來水漱沙。已報主林催市柳。仍從掌故問山茶。豐年自是驩聲沸。更著衙前畫鼓撾。喻汝礪遊海雲山詩。渺渺天宇初便復。有此山清晨及茲。游遐想百代前來者。幾何人當時各爲歡。淑質揚妙舞。哀絲遞清彈。樂事坐如昨。芳歲已屢殫。向來所游人。落葉不復還。迴然散遠目。感之爲長歎。竹逕非舊所。鵲巢豈昔眠。念誰當久存。而不住所緣。破涕聊一怡。山川卻萋妍。未知後世士。誰復當來旋。

蜀中名勝記卷之三

成都府三

北門之勝。武擔山、子雲宅、金馬祠、太元城、玉局觀、昇仙橋、萬歲池、學射山、其最著者。○寰宇記云：武擔山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步。一名武都山。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爲女子，美而豔。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作東平之歌以悅之。無幾物故，王乃遣五丁于武都，擔土爲冢，蓋地數畝，高七尺。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澈，號曰石鏡。王見悲悼，遂作夷邪之歌。龍歸之曲，路史曰：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有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紀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杜甫題石鏡詩。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漠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字間。按武擔山今在藩司門右，守西道設焉。祇一坏土耳。揚子雲賦：所謂武擔鎮都，刻削成劍。玉基旣夷，蜀侯尙叢也。昔有咒土寺，東西二臺。西臺有暑雪軒，諸勝。唐王勃游武擔山序云：若夫武邱仙鎮，吳王殉歿之墟，驪嶠崇基，秦帝升遐之宅。雖珠衣玉匣，下賁窮泉；而廣岫長林，終成勝境。亦有霍將軍之大隧，迴寫祁連；樗里子之孤墳，竟開長樂。豈如武擔靈嶽，開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杜文公之死所。岡巒隱隱，化爲閭闔之峰；松柏蒼蒼，卽入祇園之樹。引星垣於杏嶂，下布金沙；棲日觀于長崖，傍臨石鏡。瑤臺玉堦，尙控霞宮；寶刹香壇，猶分仙闕。珊瑚接映，臺疑夢渚之雲；壁題相輝，殿寫長門之月。美人虹影，下綴虬幡。少

女風吟遙喧鳳鐸羣公以玉津豐暇。僊林壑而延情。錦署多閒。想巖泉而結興。于是披桂幌。歷松扉。梵筵霞屬。禪局煙斂。雞林俊賞。蕭蕭鶯嶺之居。鹿苑仙談。麀麀龍宮之偈。于時金方啓序。玉律驚秋。朔風四面。寒雲千里。層軒迴雪。齊萬物于三體。綺席乘雲。窮九垓于一息。碧雞靈宇。山川極望。石兕長江。汀洲在目。龍鑣翠輅。駢闐上路之遊。列樹崇闔。磊落名都之氣。眇眇焉。洋洋焉。信二蜀之奇觀也。昔者升高能賦。勝事長存。登嶽長謠。清標未遠。敢扳盛組。下揆幽襟。庶旌西土之遊。遠嗣東平之唱。云爾。蘇頲武擔山寺詩。武擔獨蒼然。墳山下玉泉。鼈令時共盡。龍女事同遷。松柏銜哀處。幡花種福田。詎知留鏡石。長與法輪圓。段文昌題武擔寺西臺詩。秋天如鏡空。樓閣化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姚向和云。開閣錦城中。餘閒訪梵宮。九層連畫景。萬象寫秋空。天半將身到。江長與海通。提攜出塵土。曾是穆清風。溫。和。和。云。桑門煙樹中。臺榭造雲空。眺聽逢秋興。篇辭變國風。坐愁高鳥起。笑指遠人同。始愧才情薄。躋扳繼韻窮。楊汝士和云。清淨此禪宮。層臺復倚空。偶時三伏外。列席九霄中。平視雲端路。高臨樹杪風。自憐榮末座。前日別池籠。李敬伯和云。臺上起涼風。乘閑覽歲功。自隨台席貴。盡許羽觴同。樓殿斜暉照。江山極望通。賦詩思共樂。俱得詠時豐。姚康和云。松逕引清風。登臺古寺中。江平沙岸白。日下錦川紅。疎樹山根淨。深雲鳥跡窮。自慚陪末席。便與九霄通。辭濤有段相。國遊武擔寺。病不能從。題寄云。消瘦翻堪見。令公落花無那恨。東風儂心猶道青春在。羞看飛蓬石鏡中。宋蒲瀛游呪土寺西臺詩。偶到城西寺。人言呪土墳。夕陽臺半出。秋草徑纔分。地下無紅粉。天邊有碧雲。徘徊追

往事風急葉紛紛。又東臺詩。城郭層臺迴。祇園細路通。小亭虛白日。老樹足秋風。閱世年年改。傷心處處同。黃泉魂在否。紅粉亦成空。喻汝礪游西臺院。暑雪軒觀石鏡詩。城中苦伊鬱。茲軒獨高褰。連蔓動參差。錯畦橫阡眠。雪嶠政孤峙。若與我周旋。遠翠浮蕩漾。輕鷗下聯軒。密竹冒幽逕。新蒲澹清漣。初游愜餘懷。既久幽念攢。慨彼泉下人。灼灼夸令顏。忽然墮榛莽。窈窕不可援。一鏡空復情。況乃塊石頑。哀哉彼愚子。婉孌情可牽。差勝茂陵公。更詠方士言。吳棫題暑雪軒詩。呪土臺頭寺。披襟笑語閒。千年雲抱石。六月雪彌山。酒熟簞甍外。茶新礪試間。要須時點筆。來此賦躋扳。周濂和云。崇臺窮石照。氣味樂偷閒。南陸朱明馭。西園白雪山。茶甌回舌本。塵尾落談閒。欲綴風煙句。彌高不可扳。田望和云。聖福軒重敞。偶來心地閒。因談丁士冢。知是武擔山。人在冰壺裏。天垂玉壘間。賡歌白雪句。巴客強追扳。孫埃和云。地僻宜消暑。官曹幸頗閒。虛傳力士擔。始信蜀妃山。嶺雪青霄畔。城煙密樹間。清談容款接。妙句獨難扳。王禮和云。望處疑蓬島。天長碧海閒。雲霞收玉宇。煙浪湧銀山。茶入清談裏。風生兩腋間。詩成似西嶺。高嶮不容扳。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蜀王妃子墓。突兀城中若山積。墓頭寒鏡澁無光。妒月欺煙化爲石。鴻荒無根憑野史。直謂山妖化妃子。臨終未免懷首丘。運土山中葬于此。山名武擔錦江邊。用是得名千萬年。如今佛閣倚空翠。老木盤鬱摩蒼天。晴雲入穴西山出。捲簾坐見嵐光滴。安得文如汲冢書。免使後人疑往昔。按唐明皇幸蜀。從行妃子。亦有葬此山者。古今集記云。望妃樓在子城西北隅。明皇以妃墓在武擔山。爲此樓以望之矣。陸游行武擔西南村落有感詩。騎馬悠然欲斷魂。春愁滿眼與誰論。市朝遷變歸蕪沒。礪谷鉛鉞

互吐吞。一徑松楠遙見寺。數家雞犬自成村。最憐高冢臨官道。細細煙莎遍燒痕。注云。有大家高數丈。旁又一家差小。莫知何代人也。俗號太子墓。成都文類云。武擔山循城而西。有前蜀王光圖墓。墓前有永甯佛宮。王氏拜掃之所。按華陽國志云。成都四出大道。道實二十里。有衢。今言十八里者。昔蜀王女未嫁。年二十七。王哀悼不忍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墓在城北。今王女陌是也。○寰宇記云。子雲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元堂。何涉譚易堂記云。揚雄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在焉。按今在藩司西南隅。屬城之北。與郡縣俱移來者。墨池二字。舊是米顛書扁刻于石矣。古今詩話。唐馮涓字信之。信都人。大中初舉進士。登宏詞科。時危隱商山十年。昭宗以爲眉州刺史。陳田拒命。涓棄郡。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焉。王勃詩。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鄰。從來揚子宅。別有尙元人。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涓涓西江月。猶照草元處。精怪熹無人。睢盱臧老樹。宋祁詩。宅廢經池在。人亡墨溜乾。蟾蜍兼滴破。科斗共書殘。蠹罷芸猶翠。蒸餘竹自寒。宅揚無可問。撫物費長歎。蒲瀛詩。寂寞一區宅。沈冥千載豪。但輕執戟賤。誰識草元高。蝌蚪猶翻墨。提壺欲載醪。著書端有意。不必反離騷。邵博詩。自負天人學。甘居寂寞濱。却憐載酒客。似識草元人。三世官應拙。一區宅更貧。千年尋故里。感涕獨沾巾。喻汝礪詩。讀書豈不好。憂憤還自茲。書中見古人。隱閔惻餘思。遇險理有激。尋分意多隨。娟娟感姱容。戚戚念幽棲。曾是無閒然。孰爲愜所宜。覽之不自聊。悵焉起遙悲。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子雲草元西郭門。一逕秋草閒朝昏。何須筆冢高百尺。池墨黯黯今猶存。童烏侯芭竟流落。元學無人終寂寞。漢家執戟知幾年。垂老自投天祿閣。俗兒紛紛重

劉向思苦言艱動嘲謗。漢已中天雄亦亡。不較空文從覆醬。如今却作給孤園。吐鳳亭前池水寒。安得斯人尙可作。會有奇字令君看。按野客叢談。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烏書。所以書幡信也。袁說友成都文類云。益州中興寺內有墨池。揚子雲讀書處。畫像存焉。圖經云。中興寺有子雲載酒亭是矣。成都記云。唐高僧智浩嘗於中興寺誦法華經。鄰有龍女祠。龍每夜聽之一夕施一寶珠。浩曰。僧家無用此。龍以神力化大圓石榴而去。今以水澆之。則龍宮石室四字隱隱可見。岑參詩。龍女何處來。來時乘風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語。蜀人競祈恩。捧酒仍擊鼓。○輿地紀勝云。銀馬碧雞祠在金馬坊前。漢宣帝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醮祭而致之。宋朝賜爲昭應廟。封其神爲靈光侯。漢祭金馬碧雞文曰。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岸金精神馬。繚繚碧雞。處南之荒。深溪迴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按今北門內石馬巷有石馬足陷入地。金馬祠在巷內。碧雞坊則在城之西南。杜甫詩云。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是矣。○古今集記云。高駢以成都土惡。城歲壞。易以磚甃。凡負城丘陵悉平之。以便農桑。訖功。筮得大畜之彖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爲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爲以下存上。因名太元城。詩話總龜載五五復五五。五五逾重數。浮世若浮雲。金

石一如故。與君相見時。杳杳非今土。右詩見於成都羅城北門壞石上。有乾符三年高駢名銜餘字斷缺。莫知其爲何詩也。成都記高駢展築羅城。下令縱民游觀。有孕婦至城北樓。免一女。駢聞之曰。此城他日代代客人爲主。其後牧守果皆京師所命。碑目云。高駢築城記。唐中和四年翰林王徽作。在城中信相院。宋祁題信相院默菴詩。對言方有默。因默乃名菴。菴留默不遣一物。遂爲三龜埽泥中痕。正恐力弗堪。自問呵默者。了然成妄談。景文又題北樓詩云。少城西北之高樓。此地蒼茫天意秋。驚風白日忽已晚。落葉長年相與愁。極塞雲物自慘澹。趨林鳥雀時啁啾。纓上朔塵久不洗。安得手弄滄江流。按今北門謂之大安門。亦王建武成所命也。○華陽國志。城北十里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唐咸通中。雲安進士李遠。駟馬橋賦。所謂題記數行。寂寥千載者矣。按李膺記云。昇仙水起自始昌堰。有兩叉中流。卽昇仙。成都記云。城北有昇仙山。昇仙水出焉。相傳三月三日。張伯子道成得上帝詔。駕赤文於菟。于此上昇也。岑參昇仙橋詩。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却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羅隱詩。危梁枕路歧。駐馬門前時。價自友朋得。名因婦女知。直須論運命。不得逞文詞。流戟君鄉里。榮華竟若爲。江遵詩。漢朝卿相盡風雲。司馬題橋衆又聞。何事不如楊得意。解搜賢哲薦明君。元虞集歸蜀詩云。我到成都住五日。駟馬橋下春水生。過江相送荷子意。還鄉不留非我情。鷓鴣輕筏下溪足。鸚鵡小窗呼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益州記云。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名望鄉臺。在縣北九里。成都記曰。望鄉臺。蜀王秀所作。杜甫詩。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蓋指此。

也。昇仙橋北，長林蒼翠，曲澗潺湲，大非人世間境。乃昭覺禪寺。高僧傳云：圓悟禪師宏振法席，于此臨終。書偈有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之句矣。李旼昭覺寺紀略：唐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遘建寺碑，俱在寺內。又有孫位張南本畫壁。長安頌來昭覺寺額，經亂而毀。范鎮遊昭覺寺詩：炎蒸無處避，此地忽知寒。松砌行無際，石房禪自安。鴛鴦秋沼漲，蝙蝠晚庭寬。登眺見田舍，衡茅半不完。陸游飯昭覺寺，幕歸作云：自墮黃塵每慨然，攜兒蕭散亦前緣。聊憑方外巾盂淨，一洗人間匕箸羶。靜院春風傳浴鼓，畫廊晚雨溼茶煙。潛光寮裏明窗下，借我逍遙過十年。○方輿勝覽：萬歲池在府北十里。華陽國志：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謂之萬歲池。郡國志云：龍壇在萬歲池。唐開元中有僧誦法華經，感老叟來聽。僧問之曰：我池中龍也。僧曰：今方旱，何不降雨？叟曰：凡雨須天符，不爾天誅之。今當爲師降雨。師其葬我，是夕大雨。質明見池邊大蛇斬而雨，僧取焚之，爲立塔，呼龍壇。錄異記云：成都至真觀道士黎元興，龍朔中於學射山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黃老君，身長數丈，髭鬚皎白，戴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憂也。如此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忽見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用以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像塑之。又制三尊殿下及講堂、齋壇、房廊、門宇，皆足用焉。盧照鄰集云：至真觀者，隋開元二年所立，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軀，石壇三級，週迴百步，銅鐘一口，重七十斤，按至真觀後周所立。觀側小蠻橋下，掘得古碑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爲一。

大如彈丸。甘如蜜。出彼玉堂。入金石。子若得之。慎勿失。此度世古元歌也。隋辛德源記略云。前臨逸陌。却負長瀛。蕙樓接登景之房。瓊臺帶蕩真之室矣。今此觀尙存。○通志云。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王剛中知府日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歲華紀麗稱三月三日。張伯子于學射山上升。巫覡賣符于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太守出遊。日晚宴于萬歲池。唐司空曙晦日。益州北池陪宴詩云。臨泛從公日。仙舟翠幕張。七橋通碧水。雙樹按花塘。玉燭收寒氣。金波隱夕光。野閒歌管思。水靜綺羅香。遊騎縈林遠。飛橈截岸長。郊原懷灞滻。陂澹寫江黃。常侍傳花詔。偏裨伺羽觴。豈令南峴首。千載播餘芳。宋范成大上巳日。萬歲池坐上呈提刑程詠之云。降春酒暖絳煙霏。漲水天平雪浪遲。綠岸翻鷗如北渚。紅塵躍馬似西池。麥苗翦翦嘗新麪。梅子雙雙帶折枝。試比長安水邊景。祇無飢客爲題詩。○寰宇記云。學射山一名斛石山。在縣北十五里。李膺益州記。斛石山有雨女冢矣。田況三月三日登學射山詩。麗日照芳春。良會重元巳。陽濱脩祓除。華林程射技。所尙或不同。茲俗亦足喜。門外盛車徒。山半列鄽市。彩棚飛鏑遠。醉席歌聲起。回頭望城郭。煙靄相表裏。秀色滿郊原。遙景落川涘。目倦意猶遠。思餘情未已。登高貴能賦。感物暢幽旨。宜哉賢大夫。由斯見材美。趙抃次蘇棻游學射山詩。錦川風俗喜時平。上已家家出郡城。射圃人稠喧畫鼓。龍湫波淨照紅旌。迎真昔詫登天虎。命侶今聞出谷鶯。勉爲遠民同樂事。使臺仍是得賢明。楊甲寒食游學射山詩。疾風吹沙天茫茫。日落木落原野黃。山空無人不碌碌。路長馬饑石齧足。荒臺古林翳雲族。何人刳岳縛層屋。當時萬騎填山谷。至

今拾寶多遺跡。故國山川愁遠目。人世悲歡風雨速。凌高舉酒天爲蹙。手攀巖岫扣雲木。何人唱我淒涼曲。興亡一眼冥冥綠。野水平蕪飛雁驚。范鎮有仲遠龍圖。見邀遊學射詩。幾年魂夢寄西州。春晚歸逢學射遊。十里香風塵不動。半山晴日雨初收。指麾武弁呈飛騎。次第紅粧數勝籌。夾道綺羅瞻望處。管絃旌旆擁遨頭。自註云。故事往來皆呈馬騎。設射棚。衆賓皆射。遣官妓記籌。按學射山者。以劉主禪於此學射。故名。蜀檮杌云。王衍乾德二年秋北巡。后妃出餞於昇仙橋。於時旌旗戈甲。百里不絕。判六軍諸衛事者。宰相王鐸也。後主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焉。是從來講武備於斯矣。今爲蜀府墳墓。此遊遂絕。通志云。府北三十里有天回山。揚雄蜀記以杜宇自天而降。號曰天隳。及玄宗幸蜀。返蹕之後。士人呼曰天回。今謂之天回鎮也。○寰宇記云。玉局壇在城北柳堤。玉局觀內。按今往新繁路。自堤上行十二里。有養雲臺。足以當之。其側仍有一小觀存。方輿勝覽道經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六十甲子分隸之玉局化。其一也。彭乘玉局記云。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座。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雲笈七籤。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局上應鬼宿。恐開穴通氣。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章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掘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按續博物志。玉局觀洞高駢帥蜀時。取罪人以繩絆。

其腰令探淺溪。繩兩月方絕。出青城山洞。天觀門矣。靈驗記云。天寶歲。玉局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明皇幸蜀。有人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回留鎮太清宮。今聖容墳是其處也。亦名玉女墳。與金沙泉古跡連接矣。宋史祥符七年六月十八日申時。玉局化老君洞中。忽有五色光出。見高三尺。以來移時方散。太守凌策畫圖具表以聞。趙抃贈玉局李垂應太師詩云。坐觀山水地幽清。恬淡冲虛樂性情。跡混光塵宗老氏。術通仙俗似君平。欣逢真侶論根本。恥向權門叩利名。濟世金丹得傳授。先生高隱在青城。司馬光送羅郎中登管勾玉局觀詩。官名爲玉局。已與俗塵疎。鐘出寒松迴。香凝古殿虛。鄉閭非甚遠。俸祿豈無餘。誰道神仙樂。神仙恐不如。范鎮送羅勝卿同年提舉玉局觀詩。匹馬西歸去。知君得意偏。人情重鄉里。官職更神仙。曉後無衙曙。旬頭有俸錢。何須駕白鶴。辛苦上青天。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青陽老人飛下天。口宣至道朝羣仙。地中神仙捧玉局。異事祕怪于今傳。龜城坤隅地有穴。俗說西與岷山連。嵯峨古觀森偉像。老柏慘澹含風煙。令威已去城郭在。人物自改名依然。亳州宮庭煥星斗。眞皇行幸祥符年。所託得地近京邑。此獨隱晦遐方偏。安得老人洗此心。還我澹泊同古先。蘇軾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檉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光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按子瞻自昌化軍貶所。移廉州。又移舒

州乃敕提舉成都玉局觀。他年老焉之讖。竟驗。然有謝表未赴。

蜀中名勝記卷之四

成都府四

張詠創設記云。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蜀郡。城方廣十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并湮沒。隋文封子秀爲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卽蜀王秀所築之城東北也。方輿勝覽云。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爲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梵語呼摩訶爲大宮。毗羅爲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又云。摩訶池一名汙池。陳人蕭摩訶所開也。蜀禱杙王建武成元年。改摩訶池爲龍躍池。王氏開國記云。建將薨。前兩月。摩訶池有鷄鵲來集。衍卽位。仍改龍躍池爲宣華池。渭南集云。摩訶池入王蜀宮中。舊時泛舟入此池。曲折十餘里。至宋世。蜀宮後門已爲平陸。然猶呼爲水門也。按今此池填爲蜀藩正殿。西南尙有一曲。水光漣漪。隔岸林木蒼翳。遊者寄古思焉。唐杜甫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詩云。湍駛風醒酒。船迴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教驚白鷺。爲伴宿青溪。暢甫偶宴摩訶池詩云。珍木鬱清池。風荷左右披。淺觴甯及醉。慢舸不知移。蔭簾林光冷。照流簪影欹。胡爲獨羈者。雪涕向漣漪。薛濤摩訶池贈蕭中丞詩。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舊仙舟。淒涼逝水頽波遠。惟有碑前咽不流。高駢殘春遣興云。畫舸輕橈。柳色新。摩訶池上醉青春。不辭不爲青春醉。只恐鶯花也怪人。孟昶避暑摩訶池玉樓春詞。冰肌玉骨

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宋祁過摩訶池詩。十頃隋家舊鑿池。池平樹盡但迴隄。清塵滿道君知否。半是當年濁水泥。又池邊不見帛闌船。麥隴連雲樹繞天。百歲興衰已如此。爭教東海不爲田。陸游摩訶池詩。摩訶古池苑。一過一消魂。春水生新漲。煙蕪沒舊痕。年光走車轂。人事轉萍根。猶有宮梁燕。銜泥入水門。○天寶逸事云。明皇幸南京。多以宮人自隨。乃令成都畫手。畫爲十眉以賜之。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函煙眉。九曰排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也。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云。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仞。石爲樓閣九天開。其二。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其三。德陽春樹似新豐。行入成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其四。誰道君王行路難。六宮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其五。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明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其六。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其七。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義眉山下列仙庭。其八。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其九。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其十。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古今集記云。王建初克蜀。造有紅樓。綵繪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之入蜀。賜姓王。與諸

子連名曰宗。至是造紅樓。建以爲應華洪之讖。乃誅之。王氏開國記云。乾德四年秋。紅樓肥遺見後。蜀辛寅遜曰。肥遺。旱魃也。張唐英引山經外傳。肥遺有角蛇。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鬼也。按魃鬼。目生頂上矣。○檣机云。王衍卽位之日。卽治宣華苑。乾德三年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鳥履交錯焉。衍宴宣華苑宮詞云。輝輝赫赫浮玉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乃命宮人李玉簫歌之。勸王宗壽酒也。成都文類云。李珣梓州人。其妹爲蜀王衍昭儀。有詞藻。卽所稱李舜宏夫人矣。洪邁絕句。載舜宏蜀宮應制詩。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雨草瑤階溼。鐘曉吟愁獨倚屏。又釣魚不得詩云。盡日池邊釣錦鱗。菱荷香裏暗消魂。依稀縱有尋香餌。知是金鉤不肯吞。又隨駕游青城詩云。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埃塵物象閑。只恐西追王母宴。卻憂難得到人間。此與徐太后太妃同作者。后妃作詳見詩話中。絕句又載羣仙降蜀宮六首。其一。后土夫人云。偶引羣仙到世間。薰風殿裏醉華筵。等閑貪賞不歸去。愁殺韋郎一覺眠。其二。王母云。滄海成塵幾萬秋。碧桃花發長春愁。不來便是數千載。周穆漢皇何處遊。其三。麻姑云。世間何事不澹然。得失人情命不延。適向蔡京廳上飲。回頭已是一千年。其四。上元夫人云。思量往事一愁客。阿母曾邀到漢宮。城闕不存人不見。茂林芳草恨無窮。其五。弄玉云。彩鳳飛來到禁闈。便隨王母駐瑤池。如今記得秦樓上。偷見蕭郎惱妾時。其六。太真云。春夢悠揚生下界。一堪成笑一堪悲。馬嵬不是無情地。自遇蓬萊睡覺時。蓋亦附會杜光庭王氏男女仙傳而然矣。○蜀檣

机初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得姓名。及知祥入蜀居之人。以爲先兆云。長興五年正月。白龜遊宣華苑。苑卽王氏所建。孟氏呼爲仙花苑。蓋音之訛。或指仙人所進旌節花而名也。明年七夕。知祥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因寢疾而終。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于露臺。舞媚李豔娘有姿容。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六年春。昶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於是後宮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蹕、安情、修容、修媛、修媚十四號。秩比公卿大夫士焉。花藥夫人者。本青城費氏女。以才色嬖于後宮。吳曾漫錄以爲徐匡璋所納。女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以其色似花藥。黝輕也。又陞號慧妃。喻其性也。夫人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其一云。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其二。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瑩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其三。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牽絲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其四。東內斜將紫氣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其五。殿庭新立號重光。島嶼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從處。黃金閣子鎖牙牀。其六。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線毯。盡鋪蘭麝鬱金香。其七。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其八。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鱸。隔花催喚打魚人。其九。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藥輕輕漱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分賜與宮娃。其十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自茫茫。直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其十一。離宮別院達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其十二。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露簾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其十三。旋移紅樹斷青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其十四。修儀承寵住龍池。埽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其十五。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相見錯相呼。其十六。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研相從遶曲池。能向綵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其十七。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其十八。小毬場近曲城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玉幄。管絃聲動立浮油。其十九。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其二十。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其二十一。供奉頭籌不敢爭。上前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其二十二。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抱鞍韉。其二十三。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堦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其二十四。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其二十五。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鳬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溼羅衣。其二十六。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其二十七。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衣巧製裁。每到岸頭長拍水。競提纖手船來出。其二十八。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緣牆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搓出綵絲條。其二十九。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其三十。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牀前。其三十一。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宮牆面枕池。諸院各

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其三十二。寒食清明小殿傍。綵樓雙夾鬪雞場。內人對御分明看。先賭紅羅滿擔牀。其三十三。水車踏水上宮城。寢殿簷頭滴滴鳴。助得聖人高枕興。夜深長作遠灘聲。其三十四。平頭船子小龍牀。多少神仙立御傍。旋刺篙竿令過岸。滿池春水蘸紅妝。其三十五。苑東天子愛巡遊。柳岸花堤枕碧流。新教內人工射鴨。長將弓箭繞池頭。其三十六。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篋慢裹頭。閒向殿前騎御馬。掉鞭舉過小紅樓。其三十七。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遊歇翠華。簾畔越盤盛淨水。內人手裏割銀瓜。其三十八。薄羅衫子透肌膚。夏月初長板閣虛。獨自憑欄無一事。水風涼處讀文書。其三十九。金畫香臺出露盤。黃龍雕刻遶朱欄。焚修每遇三元日。天子親簪白玉冠。其四十。六宮一例羅冠子。新樣交鑄白玉花。欲試淡粧兼道服。面前宣與唾盂家。其四十一。二月櫻桃乍熟時。內人相引看紅枝。回頭索取黃金彈。遶樹藏身打雀兒。其四十二。小小宮娥到內園。未梳雲鬢臉如蓮。自從配與夫人後。不使尋花亂入船。其四十三。錦城上起凝煙閣。擁殿遮樓一向高。認得聖人遙望見。碧闌干映赭黃袍。其四十四。大臣承寵賜新莊。梔子園東柳岸傍。每日聖恩親幸到。板橋頭是讀書堂。其四十五。舞頭皆著畫羅衣。唱得新翻御製詞。每日內庭聞教隊。樂聲飛出躍龍池。其四十六。春早尋花入內園。競傳宣旨欲黃昏。明朝隨駕遊蠶市。暗使羶車就苑門。其四十七。半夜船遊載內家。水門紅蠟一行斜。聖人止在宮中飲。宣使池頭旋折花。其四十八。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沈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尊水上來。其四十九。慢梳鬢髻著輕紅。春早爭求芍藥叢。近日承恩移住處。夾城裏面占新宮。其五十。別色宮司御輦家。黃衫束帶

臉如花。深宮內苑參承慣。常從金輿到日斜。其五十一。日高房裏學圍碁。等候官家未出時。爲賭金錢爭路數。專憂女伴怪來遲。其五十二。擣菹冷淡學投壘。箭倚腰身約畫圖。盡對君王稱妙手。一人來謝一人輸。其五十三。慢揎羅袖指纖纖。學釣魚池傍水簾。忍冷不禁還自去。釣竿長被別人拈。其五十四。宣徽院約池南畔。粉壁紅妝畫不成。總是一人行幸處。徹長聞奏管絃聲。其五十五。丹霞亭浸池心冷。曲沼門含水脚清。傍岸鴛鴦皆有對。時時出向淺沙行。其五十六。楊柳陰中引御溝。碧梧桐樹擁朱樓。金陵城共滕王閣。畫向丹青也合羞。其五十七。晚來隨駕上城遊。行到東西百尺樓。回望苑中花柳色。綠陰紅豔滿池頭。其五十八。牡丹移向苑中栽。盡是藩方進入來。未到末春緣地暖。數般顏色一時開。其五十九。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其六十。盤鳳鞍韉鬧色裝。黃金腰胯紫遊韁。自從揀得真龍種。別置東頭小馬坊。其六十一。翠輦每隨城畔出。內人相次簇池隈。嫩荷花裏搖船去。一陣香風送水來。其六十二。高燒紅蠟點銀燈。秋晚花池景色澄。今夜聖人新殿宿。後宮相近覓祇承。其六十三。苑中排比宴秋宵。絃管爭攢各自調。日晚開門傳聖旨。明朝盡放紫宸朝。其六十四。夜深飲散月初斜。無限宮嬪插亂花。近侍婕妤先過水。遙聞隔岸喚船家。其六十五。宮娥小小豔紅妝。唱得歌聲遠畫梁。緣是太妃新進入。坐前頒賜小羅箱。其六十六。池心小樣釣魚船。入翫偏宜向晚天。掛得綵帆教便放。急風吹過水門邊。其六十七。傍池居住有漁家。收網搖船到淺沙。預進活魚供日料。滿筐跳躍白銀花。其六十八。秋晚紅妝傍水行。競將衣袖撲蜻蜓。回頭瞥見宮中喚。幾度藏身入畫屏。其六十九。御溝春水

碧於天。宮女尋花入內園。汗溼紅妝行漸困。岸頭相喚洗花鈿。其七十。昭儀侍宴足精神。玉燭抽看記飲巡。倚賴識書爲錄事。燈前時復錯瞞人。其七十一。後宮阿監裏羅巾。出入經過苑囿頻。承奉聖顏憂誤失。就中常怕內夫人。其七十二。管絃聲急滿龍池。宮女藏鉤夜宴時。好是聖人親捉得。便將濃墨掃雙眉。其七十三。密室紅泥地火爐。內人冬日晚相呼。今宵駕幸池頭宿。排比椒房得暖無。其七十四。三清臺近苑牆東。樓檻層層映水紅。盡日綺羅人度曲。管絃聲在半天中。其七十五。高亭百尺立春風。引得君王到此中。牀上翠屏開六扇。折枝花綻牡丹紅。其七十六。內人承寵賜新房。紅紙泥窗遶畫廊。種得海柑才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其七十七。翡翠簾前日影斜。御溝春水浸成霞。侍臣向晚隨天步。共看池頭滿樹花。其七十八。金碧闌干倚岸邊。卷簾初聽一聲蟬。殿頭日午搖紈扇。宮女爭來玉座前。其七十九。嫩荷香撲釣魚亭。水面文魚作隊行。宮女競來池畔立。倚簾呼喚勿高聲。其八十。新翻酒令著詞章。侍宴初聞意卻忙。宣使近臣傳賜本。總教諸院遍抄將。其八十一。畫船花舫總新妝。進入池心近島傍。松柏鏤窗楠木板。暖風吹過四圍香。其八十二。西毬場裏打毬回。御宴先從苑內開。宣索教坊諸伎樂。傍池催喚入船來。其八十三。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鬢使上頭。按罷霓裳歸院裏。畫樓雲閣總重修。其八十四。春來睡起曉妝成。隨侍君王觸處行。畫得自家梳洗樣。相憑女伴把來呈。其八十五。寢殿門前曉色開。紅泥藥樹閒花栽。君王未起珠簾卷。宮女更番上直來。其八十六。海棠花發盛春天。遊賞無時列御筵。遶岸結成紅錦帳。暖枝低拂畫樓船。其八十七。日晚宮人外按回。自牽驄馬出城隈。御前接得高叉手。射得山雞喜進來。其八

十八。朱雀門高苑外開。毬場空闊淨塵埃。預排白兔兼蒼狗。等候君王按鵲來。其八十九。會仙觀裏玉清壇。新點宮人作女冠。每度駕來羞不出。羽衣初著怕人看。其九十。老大初教作道人。鹿皮冠子淡黃裙。後宮歌舞全拋擲。每日焚香事老君。其九十一。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滿殿香花爭供養。內園先占得鋪陳。其九十二。酒庫新修近水傍。潑醅初熟五雲漿。殿前供御頻宣索。進入花間一陣香。其九十三。白簾籠擗白銀花。閣子門前寢殿斜。近被宮中知了事。每來隨駕使煎茶。其九十四。金章紫綬選高班。每每東頭近聖顏。材藝足當恩寵別。只堪供奉一場間。其九十五。安排竹柵與笆籬。養得新生鶉鴒兒。宣受內家教餵飼。花毛閒著總皆知。其九十六。內人深夜學迷藏。遍繞花叢水岸傍。乘興忽來山洞裏。大家尋覓一時忙。其九十七。小院珠簾著地垂。院中排比不能知。羨他鸚鵡能言語。窗裏偷教鸚鵡兒。其九十八。島樹花低約浪痕。苑中斜日已黃昏。樹頭未刻雙飛鶴。颺起晴空映水門。其九十九。小雨霏微潤綠苔。石楠紅杏傍池開。一枝插向金餅裏。捧進君王玉殿來。其一百。錦鱗躍水出浮萍。荇草牽風翠帶橫。恰似金梭攬碧沼。好題幽恨寫閨情。劉希夷蜀城懷古詩云。蜀土饒水竹。吳天積風霜。窮覽通表裏。氣色何蒼蒼。舊國有年代。青樓思豔妝。古人無歲月。白骨宜丘荒。寂歷彈琴地。幽流讀書堂。元龜埋卜室。采鳳滅詞場。陣圖一一在。柏樹雙雙行。鬼神清漢廟。鳥雀參秦倉。歎世已多感。懷心益自傷。賴蒙靈丘境。時當明月光。宋祁覽蜀宮故城有作云。國破江山老。人亡岸谷摧。鴛飛今日瓦。鹿聚向時臺。故苑猶霏雪。荒池但劫灰。賴遺糊處壤。闔記數殘枚。恨月窺林下。悲風覓隴來。依城狐獨速。失廈燕徘徊。廢社纔存樹。陰垣自上。

苔有情惟杜宇長爲故王哀。○唐盧求成都記序略云。蜀郡太守自秦惠王滅蜀始。而李冰文翁其最著者。益州刺史自漢武帝開疆始。而王遵王襄其最著者。始時實一官也。而興廢異焉。劉先主于益州置牧。蜀郡置守。而官始分矣。晉太康以刺史治太城。郡守治少城。而地亦分矣。改益州爲劍南節度使。自唐天后始。改蜀郡爲成都尹。自明皇西巡始。其後州郡亦得相兼焉。宋知成都府事者。往往以密直使相稱。簡貴尊重。淳化初雖降爲州。而體自若。乃中興小歷所載。則以蜀有都轉運使。遂罷制置之設。而張燾且得以成都行四川民事矣。其公署邸閣留題碑記間者。班班可考焉。○轉運署舊有燕思堂。堂上爽西樓。趙清獻再入蜀所建。文同與可記之於前。李石知幾記之於後矣。○轉運司園亦稱西園。園中有西樓。有錦亭。一名翠錦亭。章綰詩序云。轉運西園。是僞蜀權臣故宅。爽塏清曠。隨處足樂。于是作爲十詠。羣公咸和之。備錄以志其盛云爾。西園詩云。古木鬱參天。蒼苔下封路。幽花無時歇。醜石終朝踞。水竹散清潤。煙雲變晨暮。何必憶山林。直有山林趣。玉溪堂詩云。堂因水得名。方沼當其後。漪瀾蕩棹楫。窗戶挹花柳。蟲魚不避人。鷗鷺若相友。午枕夏簟涼。此樂亦奚有。雪峯樓詩云。層構壓池塘。不僧亦不偈。影浮江水靜。寒逗雪山色。撫檻接修竹。連簷引蒼柏。注目望長安。無那濃雲隔。海棠軒詩云。珍葩寄幽島。正對孤山植。優游自俯仰。紅綠若組織。春酣晴日熏。坐久濃香逼。池面淨可鑒。朝霞罩澄碧。月臺詩云。蜀地饒夜雨。輕陰多蔽天。見月月無幾。築臺待嬋娟。高凝桂影近。俯視雲屋連。顧盼已塵外。欲挹瑤宮仙。翠錦亭詩云。榷楠百尺餘。排列拱簷際。畏日自成陰。隆冬寧減翠。虛曠得寂理。懶癖資濃睡。誰知官府中。獲此沖漠味。潺玉亭

詩云，傍砌醺小渠，迴環是流水。石蜃吐珠涎，清響醒人耳。風微竹影碎，月皎波光起。颯爽無塵囂，靜適心所喜。茅菴詩云，竹間構圓菴，所向自蕭灑。珍禽弄巧舌，宛是居山野。嘿坐見真心，萬緣盡虛假。勿陋尋尺地，茲焉息意馬。水閣詩云，架木浮水中，略約通孤島。扶疎花影斜，鱗刺跳魚小。風月所得多，經營信云巧。隱几寂無人，朱欄萃幽鳥。小亭詩云，花邊二小亭，雙跨清渠上。規摹雖甚隘，幽僻良可賞。幸依嘉木陰，未羨大廈廣。不足延賞朋，攜筇常獨往。吳師孟和云，十紀權臣第，修城外臺宅。喬木不知秋，名花數逾百。遠如山林幽，近與塵埃隔。惠政裕一方，民猶以爲窄。又華構枕方塘，使臺寂佳致。二色真楠材，輪奐極精緻。花木四面團，如立復如侍。一道仰澄清，此是澄清地。又西北有高樓，梁棟雲常起。簷牙挂連蜷，欄影搖清泚。爽氣雪山來，一瞬極千里。但欲攄遠懷，無憂可消弭。又花漱對高軒，如用丹青影。錦水一匳紅，玉臺千面笑。松篁兩翠幄，常護東西照。子細看韶妍，方知化工妙。又雅意待蟾光，煩襟期爽快。無雲點太清，遠覽周色界。天宇淨琉璃，露下真沆瀣。勤渠諗後人，宜葺不宜壞。又東閣治臺政，西堂備燕飲。介于二堂間，華構饒花品。紅紫鎮長春，四時如活錦。公暇一繩牀，上有通中枕。又至人泉石心，俚耳便絲竹。醺渠逗清冷，朝夕淙寒玉。試聽自然聲，不減雲璈曲。卻返倒聞機，五音常自足。又結茅爲圓屋，環堵不開牖。齋居如雁堂，廣長纔六肘。深藏子猷竹，不植陶潛柳。勿起滅定心，宴坐空諸有。又形制似方橋，島岸相連屬。春和逗涼颺，晝影浮淨綠。佳人羅襪輕，花時相步續。澄瀾忽生暈，下有雙鳬浴。又尺水走庭除，花木皆周匝。雙亭正相值，僅能容一榻。公餘時獨來，隱几聊噓哈。典謁或通名，東榮有賓閣。許將和云，高牙負北郭，芳園路

西轉。鳥鳴戀故木。蘭苗歸新畹。坐延花景深。行倚筇杖穩。翳然想林水。會心不在遠。又朱堂俯玉谿。玉谿清且幽。從公暫息偃。撫景空夷猶。浮雲冠圓島。白日回方流。祇此有光碧。何必崑崙洲。又重樓起城陰。乘高望西極。列峯橫青天。飛雪千里積。疑是空素山。冬夏海中白。莫怪頻東向。上有思歸客。又海棠冠蜀花。此軒花尤冠。紅雲簇藥細。紅水照葉嫩。椅妝宮粉聚。疊綺霞光散。雨淚點春風。應懷上林怨。又蜀地山四維。益州平如掌。累臺鬱臨風。坐看月宵上。稍出叢木末。始發衆籟爽。玆焉暫遊目。一覽天地廣。又闌干竇溜長。崑崙空埃靜。修林密蔥翠。盡得錦城錦。雲舒青青色。風散搔搔影。未爲夜行人。共此晝遊永。又引泉注清渠。潺潺漱寒玉。側出閨風遲。驟驚江雨速。飛瀨乍颺白。樛木細涵綠。晝夜流不止。肯效楚人哭。又茨茅以爲菴。環顧蕭然虛。內樂苟自足。容膝亦有餘。旁依修竹密。上翳青松疎。勿言此中陋。中有君子居。又飛閣出方池。修曲見空莽。旁臨花塢近。平覺春波長。反景澄餘暉。夕陰帶浮爽。從容觀魚樂。不減遊濠上。又翩然溝上亭。左右相映帶。修櫺列翠幄。長松偃高蓋。地褊景逾寬。處約志彌泰。誰知坐嘯間。心遊萬物外。豐稷和云。仙化二十四。境遠難遍探。錦城使君園。雅與雲洞參。回光試一覽。紫翠絕西南。池映金波淨。花沾玉露甘。又一水從何來。應是崑山頂。醞成綠玉池。虛堂逗清影。公退冷然賞。了非心外境。魚泳陽光動。鳥啼春晝永。又雪峯在何許。樓倚青霄端。每來注心目。不覺生羽翰。終藉好風力。雲散銀闕攢。隻履西歸客。應笑空倚欄。又文錦初動機。晨雲欲敷照。香傳雪樓濃。影落玉溪倒。子美不能賦。春工一何妙。惟有賞心人。相逢祇微笑。又石印魚在屏。犀透星入角。迺知明月光。日用人不覺。陟此百尺臺。餘念坐消剝。洞

曉弦望機。仙丹茲可學。又簷外列脩木。凜凜正人氣。有德必有文。爛兮五色備。豈同天韶花。弄春張繡被。須信輪困材。堪爲萬乘器。又養源在西山。如玉抱精白。引之落錦渠。歷耳不可擇。風雨雜鳴球。球璣瀉雲液。恰似偃谿聲。醒悟迷途客。又覆以潔白茅。環以琅玕竹。天籟傍鼓笙。月沼對鋪玉。借問清坐翁。此外更何欲。笑指博山鑪。香飛柏子綠。又長虹臥松江。一葦航大河。豈如此安穩。無復畏風波。幽香翠花島。魚藻旨且多。徙倚小欄曲。月色透薜蘿。又東西對孤鶩。杖屨可休歇。容光日月來。矧此明四徹。鱗木張幄翠。蜃泉飛玉潔。往往得意時。宛在廣寒闕。楊怡和云。池臺密相望。曾是故侯宅。賞心知幾人。喬木已百尺。低花拂烏帽。古蘚駁蒼石。欲問昔豪華。秋風掃無迹。又虛堂已深窈。那復要營室。使君寂無事。閉閣臥終日。臨池狎清泚。養竹聽蕭瑟。不爲省春耕。輶車肯輕出。又脩脩樓下竹。灑灑竹間水。樓高雖不見。清響長在耳。晨光露星崦。積玉照窗紙。崑閩亦何人。當從跨金鯉。又花如窈窕人。宛在水中沚。當軒有餘好。終日玩芳蘢。池清藻壓枝。波動魚爭藻。錦帳想含春。歸心浩然起。又嘉木密交陰。月夕苦蒼翳。高臺出林杪。遠目望天際。不厭清露寒。祇恐輕雲蔽。可但少陵翁。能思斫仙桂。又峨峨碧油幢。蟲蟲羽葆蓋。燕居不廢嚴。環竦布亭外。濃陰至晝寒。微吹發天籟。隱几對凝香。衣冠嗒如蛻。又使君漱流心。官府未始忘。亭下玉溪水。撲碎白玉璫。清耳不待洗。高懷自滄浪。安得援瑤琴。寫此聲琅琅。又緝茅如蝸廬。容膝纔一丈。規圓無四隅。空廊含萬象。繩牀每宴坐。不與物俯仰。惟許歲寒君。虛心環几杖。又小閣平池陽。危橋屬花嶼。杖屨樂幽閒。龜魚蔭深阻。刻柱記新漲。弄水滌煩暑。物我久相忘。珍禽近人語。又方亭惟四柱。對峙花竹間。下有雪

嶺水淙流日潺潺。宛如雙綵舸。纔向春波灣。欲起江湖心。而奈風濤艱。杜敏求和云。潭潭刺史府。宛在城中。誰知園亭勝。似與山林同。幽鳥語晴晝。好花嬌春風。物情如有待。賦詠屬詩翁。又堂前對花柳。堂後瞰沼沚。賸有堂中人。虛心湛如水。煩暑當風窗。中宵隱月几。作詩紀勝概。詩與水清泚。又西山最高峯。積雪連四季。登樓試寓目。八國有故地。烽堠雖久息。武經思豫備。文饒昔籌邊。公意今無媿。又東風開百花。獨有海棠勝。猩血染珠璣。點綴枝頭賸。日暖錦段新。雨餘燕脂凝。何時東閣梅。方能動詩興。又月從海上來。皎皎入我牖。何如登高臺。對月把尊酒。問月月無言。浩歌詩千首。幾人知此樂。此樂公所有。又材大難爲用。嘗誇古柏篇。亭前老榿楠。黛色亦參天。夏暑借清陰。秋籟得自然。有如愛庭楸。朝暮東西偏。又林亭幽且深。砌下玉溪水。淙琤環佩聲。曉夕清心耳。使君性所樂。愛玩不少已。方持利物心。默坐窮至理。又深竹林下。圓菴最幽僻。高懷本恬曠。野趣助閒適。衆人奔名徒。浮世榮物役。豈知菴中樂。道勝心自逸。又方池導流水。橫閣上尋丈。晨曦夜月光。罩影相滉漾。遊魚時出沒。飛鷗亦下上。終朝倚欄干。不見有風浪。又二亭雖云小。好在泉石間。白石自齒齒。清泉亦潺潺。公府無留事。暫來寄餘閒。筇杖烏角巾。一日幾往還。○宋李良臣東園記云。益州路兵馬鈴轄種湘。治其後圃爲池。亭臺榭植佳華。藝美木。館宇星陳。欄籬翼翼。舊有池焉。泉竇湮塞。涸爲枯泥。偶新泉破地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霽沸衍溢。種公築堂其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一曰錦屏。以海棠名。一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爲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爲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爲大亭。曰三雨。以桃杏梨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綠淨。曰連碧。雙亭之北。有

老柏數十株。巨幹屹立。爲亭其中。曰翠陰。復樓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峯。下曰五峯洞。前爲山館。水繞環之。宛如山間。文同丹淵集云。成都鈴轄東園有梅樹。樹下有素芳亭。慶歷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府尹程公賦詩。刻石存焉。後二十年。太原之子道恭及趙閱道又飲于亭上。賞梅賦詩。俾與可序之。詩詳見方物記中。○張詠。蜀設記曰。王建。孟知祥。迭稱僞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僞冊勳府爲治所。淳化甲午。降府爲州。至道丁酉歲。詠始議改作。東因孟氏文明廳爲設廳。廊有兩樓。中門立戟。因王氏西樓爲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南爲暖廳。廳屏有黃峯畫雙鶴。花竹怪石在焉。名曰雙鶴廳。次南爲涼廳。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焉。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涼廳廳西有都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爲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積藏也。涼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衢。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列。馬廐。酒庫。園果。疏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疎篁奇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一營。南有軍資大庫。改朝西門爲衙西門。去三門爲一門。凡得僭僞之迹。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營不在數。○張俞。府衙新書堂詩引云。號略楊保臣由將作屬官。隨侍于益府。新闢書堂。延儒者講文藝。俞作新書堂詩以贈之云。志士營道日。築室養賢名。鋤荒出幽邃。掃室迴虛明。山嶽凌牆壁。谿塘瀉窗楹。蘭蘅露景晚。松桂秋風生。琴瑟閑古奏。樽壘湛露清。默意馳萬象。遊心覽八紘。羣經互粲粲。百氏紛營營。禮樂立制作。文章懸準程。唐虞化已遠。周禮道尙行。師友得正士。講論無俗聲。邪侈不可入。紛華

固難傾。修辭力工巧。厲學逾農耕。天爵既自後。人文取其榮。元侯方作鎮。烈士爭獻成。學校溢都市。謳吟洽黎氓。寧同稷下議。飽食談縱橫。○銅壺閣亦稱郡樓。乖崖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之。守錢者服爲神明。公謂鼓角爲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京鎗帥成都。首訪茲閣。屹然自若。銅壺漸失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旣無所依據。且其箭以七日半爲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卻頻數。不無差忒。知成都縣事臨邛宋朝英於是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爲升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歷象考七十二末初。候昏明晝夜長短之數。日異旬殊。差布于箭。乃爲亭其下。圖刻漏製錢諸石。且名以惜陰。建安吳棫記云。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歷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直午門。以八分大字題額曰。銅壺歸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初。閣災。政和元年。棫承乏尹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土如臺然。問吏曰。前尹蔣卽臺爲門。治材略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今安在。曰。材爲他所繕修。輟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兌費矣。棫曰。午門旣臺門也。茲唯閣之宜。奚臺之有。卽日便撤累土。圖閣如慶歷時。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五丈。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飯覆甍甍。厥有彝度。中設關鍵。闢闔惟謹。閣成。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制蓮花漏於其下。閣災漏毀。閱十載。更六尹於茲。而閣成漏悉如燕製。置一壺一泉一箭。四十有八。銅烏逼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云。○歲華紀麗。天禧初。趙稹爲守。三月三日開西樓亭榭。俾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爐花市。茶房食肆。過于蠶市。士女縱

觀宋田況寒食開西園詩云春風寒食節夜雨晝晴天日氣熏花色韶光徧錦川臨流飛鑿落倚樹立鞦韆檻外遊人滿林間飲帳鮮衆音方雜遘餘景更留連座客無辭醉芳菲又一年宋祁衆熙亭曉囑詩云長夏宜高明緩帶散煩窘憑軒一超然目與天俱盡山從雲端現日就林外隱風來草樹披煙生井閭近自公況多暇冲臆無留蘊卽此可宴居何須事遊軫西樓詩云炎氛隨日入岑寂坐遙帷卷鶯昏投浦驚蟬夜去枝桂華兼月破槎影帶星移珍重窗風好羲人卽此時吳中復西園十詠詩序云成都西園樓榭亭池菴洞最勝者凡十所又於其間勝絕者西樓賞皓月眺岷山衆熙臨清池濯錦水志殊土之產有方物快蔭樾之風有竹洞雜花異卉四時遞開翠幹茂林蔽映軒戶足以會賓僚資燕息因題十詠以見登覽之勝也西樓詩云信美他鄉地登臨有故樓清風破大暑明月轉高秋朝暮岷山秀東西錦水流賓朋逢好景把酒爲遲留衆熙堂詩云亭枕方塘上軒開四照新花涵清露曉風卷綠波春日暖眠江鷺何翻躍錦鱗熙熙遊宴地行樂慰西人竹洞詩云陰森過百步屈曲鎖莓苔翠色寒無改清風時自來葉籠蒼玉幹路入碧雲堆吏散無公事支筇到幾回方物亭詩云草木蟲魚部披尋自古無飛沈天產異生植土風殊物色隨心匠形容記續圖虛亭玩真意浩思滿紅湖翠柏亭詩云衆木墜黃華皴皮抱翠枝自然根性在不爲雪霜移靈潤承多露清陰貫四時婆娑歲寒意每到坐遲遲圓通菴詩云對此圓通境陶然勝靜齋觀空無物我扣寂外形骸燕坐埋遺照虛名莫疚懷人間憂樂地所喪甚山崖琴壇詩云瀟灑琴壇上賢侯養道情無今亦無古求意不求聲林邃風初靜雲收月乍明拂絃成一弄塵思浩然清流杯亭詩

云結客乘公暇。流觴逐浩歌。亂峯晴倒影。曲水宛迴波。小海逢元巳。蘭亭記永和。西州行樂事。應比晉賢多。喬梓亭詩云。木占西園勝。亭延上客過。色無花卉妒。堅爲雪霜多。幹有千年秀。根含一氣和。明堂求厚棟。可得老巖阿。錦亭詩云。簾幕臨彫檻。窗疎照爛霞。園林初過雨。風日猛催花。香入遊人袖。紅堆刺史家。四時俱好景。終不似春華。○唐書。李德裕建籌邊樓于成都府治之西。四壁圖蠻夷險要。日與習邊事者籌畫其上。女校書薛濤上籌邊樓詩云。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宋陸遊曰。籌邊樓故基莫考。淳熙三年。制置使知府范公成大重建。卜地在子城西南隅。樓旣成。公自作水調歌頭云。萬里籌邊處。形勝壓坤維。恍然舊觀重見。鴛瓦拂參旗。夜夜東山銜月。日日西山橫雪。白羽弄空暉。人語半霄碧。驚倒路傍兒。分弓了。看劍罷。倚欄時。蒼茫平楚。無際千古鎖煙霏。野曠岷嶓江動。天闊嶠函雲擁。太白暝中低。老矣漢都護。卻望玉關歸。按今籌邊樓在都院之東掖。隨使節而遷者。○李燾云。華陽縣主簿廳。有會昌中壁記。乾符中柱刻。會昌迄今三百年。成都千門萬戶。時遭焚裂。求往日之破甃斷檻。殆尺寸莫獲。而此廳事獨存。圯墁朱墨。不改其舊。是豈偶然耶。爲之記而刻諸梁上。

蜀中名勝記卷之五

成都府五

新都縣

華陽國志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爲三都。號名城。古語云：廣漢有二雒，新都爲上雒，建寧、中江爲下雒也。○
寰宇記云：新都縣本漢舊縣，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故城在今縣東。太康中又爲縣。隋移理於此。按晉史武帝咸寧二年，封子該爲新都王，以新都郡爲新都國矣。○唐張說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詩：竹徑女蘿蹊，蓮洲文石隄。靜深人俗斷，尋玩往還迷。碧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棲。褰幌納蟾影，理琴聽猿啼。佳辰改宿昔，勝寄坐睽攜。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歐陽詹新都行云：縹緲空中絲，蒙籠道傍樹。翻茲葉間吹，惹彼花上露。悠揚絲意去，苒弱花枝住。何計脫纏綿，天長春日暮。宋陸游早發新都驛詩：喔喔江村雞，迢迢縣門漏。河漢縱復橫，繁星明如晝。愛涼趣上馬，未曉閱兩堠。高林起宿鳥，絕澗落驚犬。寺樓插蒼煙，沙泉瀉幽竇。我行忽萬里，坐歎關河富。官如廣文冷，面作拾遺瘦。今年盍歸哉，勿落春歸後。新都驛有遠平軒，劉望之題云：霜晴木落送歸鞍，袖手微吟此慰顏。賸欲憑欄招百鳥，更煩翦樹出青山。晚悲薄祿非三釜，賴許清詩見一班。看到遠平纔得恨，我寧歸臥尺椽間。自注云：軒有外氏周次元帥蜀詩也。○本志云：治北半里寶光寺後有柱礎，圍丈二尺，圓徑四尺，高尺八寸。唐僖宗避黃巢至蜀，遣御史賫璽書召知元

國師憩息其處。掘地得石函。中有如來舍利。尋建浮圖以瘞之。仍剏精藍曰寶光。○寰宇記云。麗元山在縣北八里。平地特起。四絕高三丈。有雙石鏡。廣五尺。嘗掘其下至水。而未臻其極。○本志云。縣北十五里。二石闕各高丈三尺。一題云。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之闕。闕兩角有斗。又作重屋。四壁刻神像。人物牛馬之類。今已漫滅。詳畫苑中。○寰宇記云。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闕北五里。有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緯略曰。八陣圖在新都者。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陸游九月十日如漢州。小獵於新都彌牟之間。投宿民家。詩云。適從邛州歸。又作漢州去。天低慘欲雪。遊子悲歲暮。十年辭京國。匹馬厭道路。野火炎高岡。江雲暗空戍。角弓寒始勁。霜鶻飢更怒。邂逅成小獵。尺筆聊指呼。北連武侯祠。南並稚子墓。合圍蹙窮鹿。設伏截狡兔。壯哉帶箭雉。耿介死不顧。吾寧暴天物。戰法因得寓。黃昏過民家。休馬燎裘袴。割鮮盛燔炙。毛血灑庭戶。老姥亦復奇。汎掃邀我駐。丈夫倘未死。千金酬此遇。○古今集記云。新都南十七里。有宋興戍山。高百四十丈。週三十餘里。山色赤岸。邊若有火光。又名赤岸。益州記云。赤岸山頂有湧泉。週迴數丈。深八九尺。澄澈不竭。○龍門山在縣南二十里。趙抃次孫直言九日登龍門山詩。皇祐二年秋九月九日龍門遇佳節。新都大夫孫隱之。報政優游共民悅。升山高會賓主俱。滿頭黃菊泛茱萸。遙開醉眼極千里。身高氣爽胸懷舒。遲時感物以次發。詩成落落傾瓊珠。初言府政好太守。

化行歲稔民力蘇。喜聲協氣邀以狂。稚子負老老者扶。又言登臨風景異。澄川秀野如披圖。殊方眞賞到奇處。未來空只誇江湖。得之獨善不在已。遠遣遺我開煩紆。嗟我江原亦民長。周遭百里平如掌。簿書役役甚囚拘。聞有岷峨無計上。及聞治邑茲山奇。腳力不到神魂馳。誰知我亦好山者。篋中時復觀君詩。○西南十五里有繁陽山。與新繁接。錄異記云。繁陽山麻姑洞。卽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道士張守眞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守眞同往檢。覆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闊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闊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南畔一路。圓闊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闊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遶。門圓闊一丈七尺。內各闊五尺。高六尺已來。門相去一丈。門屋一所。高五尺。闊四尺。從內往來。有刻料拱甌瓦約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闊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甌瓦石窟一所。高一尺。闊一尺五寸。門闊五寸。石窟三處。各闊七尺。又西入洞門。圓闊一尺七寸。灣曲入向南門屋一所。高六尺。闊四尺。從內往來。有石料拱甌瓦。又有竈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闊二尺三寸。門闊八寸。有石料拱。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已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圓闊一尺六寸已來。將燈燭近前。有黑

氣出燈火卽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據諸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迹山。每準勒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皋蒞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開卽年豐物賤。尋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遠近豐稔。洞本名麻姑山。側有麻姑宅墓。蓋修道之所也。

雙流縣

華陽國志云。廣都縣在蜀郡西三十里。漢元朔二年置。有漁田鹽井之饒。江有魚漕。梁山有鐵鑛。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唐司空曙送柳震還蜀詩。白日雙流靜。西看蜀國春。桐花能乳鳥。竹節競祠神。蹇步徒相望。先鞭不可親。知從江僕射。登榻更何人。宋李新廣都道中詩。萬花織籬凡幾曲。繡屏處處圍茆屋。家貧張日無羅幕。東風吹開莫吹落。居人應笑行客癡。春去春歸殊不知。予以庚戌暮冬過此。作詩云。萬里橋方度。雙流徑卽存。薄寒成翠色。疎雨點黃昏。竹柏密他樹。水雲平過村。林鳥棲欲盡。纔到縣西門。○古跡有盤古祠。徐整三五歷記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八萬四千歲。天地開闢。清陽爲天。濁陰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滿八萬四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也。此寰宇記所引。羅泌路史亦云。于廣都得盤古之祀矣。○有大塔山。陰弘道益州山川圖云。阿育王使鬼兵造八萬四千塔。廣都有其一。○有商瞿里。本志云。治東十里瞿上鄉。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時有錦雞白鵬見焉。文明之德未艾也。○有宜城山。寰宇記云。宜城山在縣東南十里。李膺益州記云。宜

城在牛飲水南。今按紫草山岡阜相屬，高百餘步，連入陵州貴平縣界是矣。周地圖云：清水在縣北十里，改名牛飲水。李膺記云：水名客舍。昔程鄭家於此，每羣牛飲，江爲之竭，故名。按蜀漢尙書蔣琬、宋布、衣李甲宅俱在宜城山下。茂林清泉，致可喜也。○有公孫述墓，寰宇記云：在西四十里，高三丈，墓內銅作網結，雖遭亂世，莫能侵毀。有葛陂，本志云：治北十里，龍池舊名葛陂道，漢費長房至此，以杖擲陂中，化龍去。○有天師觀，紀勝云：在廣都縣北，張道陵祠也。壇下有井，名伏鬼井。趙閱道記：華陽縣衡山有井，妖怪藏其中，道陵運石以鎮之，鬼妖乃絕。邑人爲立祠，植杖井旁，今爲喬木，曰戒鬼木矣。○有朱辰墓，華陽國志云：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懷民北送及墓，擗鼙鼓刀，擗蝓，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頃許，皆傲其曲折。迄今蜀人莫不歎辰之德，靈爲之感，應今朱氏爲首族也。○有牧馬川，寰宇記云：在陵州北一百二十五里，蜀先主于此置藉田，牧馬在江中，俗因名牧馬川。今割屬廣都縣。本志云：在縣東南八里。○有龍華山，唐詩紀事：段文昌字墨卿，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于此，俗謂之段公讀書堂。長慶初，朝議文昌少在西蜀，諳詳利病，詔授劍南節度使，有邑人贈詩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閑畫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翁祖致，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文昌還別業，有尋龍華山寺，廣宣上人詩云：十里惟聞松桂風，江山忽轉見龍宮。正與休師方話舊，風煙幾度入樓中。郭震題龍華山詩云：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鳥聲中酒一杯。最好寺邊開眼處，段文昌有讀書臺。何耕題文昌讀書臺詩云：段公會此讀羣書，讀破應須萬卷餘。家禮一

傳爲雜俎。稗官教採附虞初。按方輿勝覽。文昌讀書堂在廣都縣順聖寺南。碑曰云。龍華院山門路記。後唐天復七年立。今爲觀音院矣。○何耕題龍華佛閣詩云。西川鑿山三大像。突兀皆在江之湄。修覺九頂見略盡。獨此恨未瞻容儀。竭來勝地了疇昔。輕軒瘦馬相追隨。百尺金軀信雄傑。三乘寶閣何瑰奇。然犀不用照幽鬼。擊鼓自合趨馮夷。前人開創願力廣。下與舟楫扶傾危。六月灘濤劇奔吼。一分性命爭毫釐。篙工落膽行者泣。彈指乞活天人師。人心狎水水多禍。佛力在人人不知。年來蜀產坐腹削。夜半有力真能移。軻峨大輻去不絕。綵鷁破浪風揚旗。佛慈只作布施想。江神雖怒將何爲。又題龍華山寺云。傑閣山爲佛。精廬地布金。水涵空闊淨。路繞翠微深。鳥下窺齋鉢。龍歸識梵音。城中塵眯目。那得此幽尋。又龍華大像。蓋冀國夫人所作。因成絕句云。慧性元從戒定薰。百花潭水浣僧裙。箇中力量真超絕。故老尙傳娘子軍。○有郭信可隱居。卽郭印也。何耕題其雲溪詩云。幽居定何如。頗恨未見之。主人向我言。喜色融雙眉。修篁流翠陰。寒溪漾清漪。領略非一狀。幽研發餘姿。主人信妙士。得此固所宜。又題浮翠橋詩云。隔溪蒼翠各西東。架竹爲梁路始通。缺月罅林凝淨綠。斷霞明水抹殘紅。芒鞋步步幽深處。藜杖聲聲屈曲中。回首忽驚橋已遠。冷然身御圃田風。寒碧亭詩云。憑欄日日俯清湍。洗竹年年斬惡竿。十頃琉璃秋色淨。一林竿籟曉聲寒。涼風有意生天末。明月無邊照水端。誰謂過清難久處。愚溪元自不相安。遠色閣詩云。小小樓居著散仙。淵明真趣本悠然。招呼雲月闌干曲。顧揖江山拄杖前。獨鳥倦歸翻落日。誰家晨爨起疎煙。根塵應接無留礙。笑殺胡僧面壁禪。假山詩云。空庭幻出小嶙峋。假外應須別有真。只恐話頭成兩

擬若爲融攝主和賓。蓮塘詩云。色香無比出西方。何物妖狐號六郎。手折一枝聊供佛。前身定是老柴桑。
蘭坡詩云。蘭與高人臭味同。含薰聊復待清風。紛紛蕭艾毋相笑。爾輩敷榮轉眼空。龍淵詩云。門前大江
何渺漫。昔人飲牛水爲乾。水乾龍逝亦其理。近在咫尺聊泥蟠。魚蝦玩侮猶癡笑。縱有靈怪誰常看。德人
問舍壓吾境。使爾築室相遮欄。坐令異類皆屏伏。恃有此耳差少安。卻紆朱紱去監郡。遣我守舍良獨難。
昨來過門恍如夢。龍致此語催歸鞍。先生不信反大笑。謂我饒舌狂豐干。虛舟詩云。君不見江皋車馬紛
相送。巨觚義義船載重。西南使者解官歸。水淺著沙牽不動。如君材具豈多得。合侍明光參法從。胡爲淺
瀨著虛舟。頗肖胸中太虛洞。問君此意竟安在。欲說向人誰與共。山林鐘鼎本同轍。繫岸截江隨所用。八
窗皆皆淨無塵。一水泠泠清可弄。何當抱被過君眠。分破江天幽夜夢。忘機臺詩云。太虛生微雲。機事日
夕繁。兼忘豈不佳。尙有忘者存。稽首老龐翁。妙處希一言。請觀堂上月。萬古無昭昏。和光亭詩云。□□倚
寒巖。三春無暖氣。達人定汝笑。胸中太涇渭。不妨聲色海。徑造佛祖地。所以亦樂翁。花前時一醉。

郫縣

華陽國志。張儀城郫。周回七里。高六丈。上置樓觀射蘭。與成都同制。晉元康三年。民謠曰。郫城堅。盜底穿。
郫中細子李特細。蓋李特自稱益州牧。治此城也。○寰宇記云。犀浦縣。周垂拱二年。割成都之西郫置。蓋
因李冰所造石犀以名。杜甫詩。南京犀浦道。指此在縣東二十里。本志云。縣治儀門下穿洞。直通犀浦。極
深敞。高可七尺許。每夜月中天。洞中曙光如晝。古謂之明月洞。又云。治內東土臺墳起下有池。其底有井。

謂之郛筒井。井畔產巨竹。剝爲筒。汲水而釀。包以蕉葉。纏以藕絲。信宿香達于外。或云山濤治郛。以筠釀。餘糜酒。旬日香聞百步。今池井俱存。竹則不產。一云。池中土臺突起。列方圓二井。名鴛鴦井也。○成都文類。諫議司馬池。尉郛之明年。生子光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於是諫議公手植柑樹一本于庭。及溫公歿後若干年。郛邑李丞作堂祀公。且以護樹。張行成記之。○揚雄蜀紀云。杜宇一名杜主。代魚鳧王蜀。徙都于郛。卽杜鵑城也。後傳其位于鼈靈。宋陳皋記云。杜宇鼈靈墓。在郛縣南一里。二塚對峙若丘山。俱隸淨林寺。○方輿勝覽云。郛縣有子雲讀書堂。本志云。縣南二十里。外子雲亭。卽葬所也。亭北半里有拜臺。相傳爲拜子雲墓而築。○寰宇記云。郛縣有漢司空何武宅。武之弟攀。從刺史王濬伐吳。有功歸家。闔門治疾。不預世事。武之後。隨有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遇見之。恐盜者怖走。或傷其手足。因挈屨徐步而歸矣。○紀勝云。郛縣有張白雲先生故居。范鎮留題張少愚屋壁詩云。高隱郛城下。平時仍往還。門開值冠蓋。簾卷爲江山。沛雨人間待。片雲天外閑。泥封詔不起。朝夕奉慈顏。文同題張少愚書院詩云。澗水浸斷橋。車馬不得通。飛嵐積庭礎。秋蘇垂紫茸。窗紙爛溪雨。簾衣折林風。主人殊未歸。使我煙景空。○水經註云。江水又東北逕郛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於兄曰。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屍於水。郡縣表異焉。○古語云。郛縣七十寺。分布四郊內。其最著者法定寺。高僧傳云。法定寺是漢永平年。佛法初入中國時建。後晉惠遠寓居著神異。至隋始改爲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乃江流枯查所製。唐貞觀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有僧汎愛者。樹其浮圖。獲巨蟹身。

長二尺餘。此塔嘗被霆擊而復合。爲釋惟忠所禱云。

新繁縣

水經註云。成都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渚以溉灌之。凡一千七百頃。蜀漢延熙十年。涼州胡率衆降。增戶于此。俗間謂之新繁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安國註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鄭註云。此沱尾入江。不於江出。晉太康地記云。江沱在繁縣。蕭廣濟註江賦云。觸玉壘山。東迴爲沱。據漢書溝洫志。此江卽秦守李冰所鑿。非禹貢之江沱明矣。本志云。李冰導水。見水勢橫突。乃鑿九井。象九宮以厭之。元末井壘塞。新建石橋存。○志云。衛湖蜀漢縣令衛常所開。在學宮後。又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將開此湖。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也。明日於土中得一蟆。徑尺餘。乃投之。水後德裕果至宰相。六十有三卒於朱崖。應其夢焉。按宋佾衛公堂記略。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饒堂者舊矣。前植巨楠。枝榦奇怪。父老言。唐李衛公爲令時。鑿湖于東。植楠于西。堂之所爲得名也。○志又曰。宋蘇實治平間爲繁令。有異政。嘗厭衛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聒。已果不鳴。及湖中涸。羣蛙結聚成團。啓視之。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焉。蘇令悉放于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唐初隱士朱桃椎。茅茨賦云。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桀溺之譏。叔夜高人。尙被孫登之笑。況復尋山玩水。散志娛神。隱臥茅茨之間。志想青雲之外。逸世上之無爲。亦處物之高致。若乃覩余庵室。終諸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迴出。壁則崩剝而通風。簷則摧

頽而瀉日。是時閑居晚思。景媚青春。逃斯澗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惟二逕。琴置一絃。散誕池臺之上。逍遙巖谷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意兮還自樂。枕明月而彈琴。對清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青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而爲心。翫琴書而取樂。谷幽偏覺鳥聲嬌。聲高韻細盡相調。見許毛衣真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乍緩急。向我茅茨集。時逢雙燕來。屢值遊蜂入。冰開綠水更應流。草長階前還復溼。吾意不欲世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名立也不須高。總知世事盡徒勞。未會昔時三箇士。無故將身殞二桃。贊曰。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日惟一餐。築土爲室。卷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觀。文苑云。新繁朱桃椎。茅茨薛稷爲之賦序。略云。穩臥茅茨之間。屬想青雲之外。逸世上之煩惱。遂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宋楊甲謁朱真人祠詩云。一濯巖下溪。再拜巖中庭。清風瀟然來。吹我衣上腥。仙人芙蓉冠。乘月下雲輶。山空雜佩響。靜夜朝百靈。似聞客欲去。小語猶丁寧。肅肅上松柏。急以兩耳聽。寂寥古壇外。但掛斗與星。天明恐是夢。恍惚遺心形。去飲石上水。再讀幽人銘。青山無行跡。霧雨空冥冥。○又有勾氏者。隱於盤溪。成都文類。勾景泰詩云。黃塵沒車轂。平地得林丘。花木風光早。陂地煙雨秋。不彈長劍缺。甘賦大刀頭。九軌利名痼。逢君應少瘳。又從俗鮮所得。九牛中一毛。強牽麋鹿性。要學豹龍韜。野服顏常好。晴窓首自搔。回來誤應聘。塵土汙吾袍。又客至輒命酌。爲言花已開。青山長委髻。白骨舊生苔。不飲固癡絕。能詩宜數來。頗憂明日雨。紅紫落成堆。又勝簪不肯黑。浮頰故能紅。心寄塵埃外。春歸杖履中。徑松青謾謾。庭草碧茸茸。無術繫白日。年光如轉蓬。按盤溪主

人勾友于字信卿李石記云有樓以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自誓曰俗子污我不我門凡士浼我不我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杖之側徜徉筆硯之間

溫江縣

華陽國志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成都文類孫松壽觀古魚鳧城詩野寺依修竹魚鳧迹半存高城歸野壠故國竊荒村古意憑誰問行人謾苦論眼前興廢事煙水又黃昏註云在溫江縣北十里有小院存按漢文苑資中王子淵以宣帝神爵三年有事湔上作僮約文卽此縣也○寰宇記云阜水在溫江縣李膺記相林寺前清阜二水是矣任慥渠堰志云九昇口堰其源出於阜江至郫之柵頭別流爲溫江口而九昇口者實兩江之匯也杜甫陪李七司馬昂江上觀造竹橋詩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蒼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卻笑當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趙抃早離溫江夜泊白沙步詩曉與諸孫別依然頗動懷去乘蘭棹穩行得綵衣偕漁父遙連市村扉半掩柴夜來溪上宿夢已在高齋○宋史哲宗紹聖四年夏四月八日有芝生於溫江縣觀音院齋廳之楹一本而數結煙縷氤氳閱月不散邑令孫漸扁其處曰芝堂而爲之頌云西母薦社金精効奇是生神草雲英瓊蕤給園之中湔水之湄地其幽矣芳而孰知陟彼岷宮真人順頤夜授祕訣謂余舉之沃之醴泉濯之天池羞以石髓茹而忘飢黃綺爲侶喬松可期盍獻天子以薦神祇○古今集記治西三里之金烏池唐高宗曾夢金烏集于益州巨木上遣使訪至此見烏三足而金色浴於此池

志云。今有金烏觀存。○集記。溫江治西三十五步有女郎祠。張天師孫靈真之女。名玉蘭者。幼不茹葷。十七夢吞赤光感孕。爲母所責。一夕無疾而卒。有一物如蓮花自腹中出。開視之。乃本際經十卷。葬百餘日。雷雨晦冥。失經所在。墳壙自開而飛昇。棺蓋掛於巨木之上。此三月九日事。鄉人至今如期齋祭之。按郡國志。梁州女郎山。張魯女浣衣石上。感赤光之祥而懷孕。生二龍。及女死將殯。柩車忽騰躍升此山。遂葬焉。其浣衣石猶在。因謂之女郎山。其說略同。

彭縣

志云。縣西北三里有劉宋時晉壽郡城。梁東益州。西魏天水郡。後周九隴郡。唐武德之濠州。垂拱之彭州。皆理此。○寰宇記云。濠陽縣唐儀鳳年於濠江之北置。故曰濠陽。蓋彌濠水源出九隴縣來經。當縣南二百五十步。本志云。東二十里之濠陽鎮。有故縣址。○志又云。北三十里之二郎鎮。乃九隴縣址。以九隴山爲名。寰宇記云。九隴山自永昌縣連互至縣界。屈曲而九折也。方輿云。九隴者。古彭州之西山。一伏隴。二豆隴。三秋隴。四龍奔隴。五走馬隴。六駱駝隴。七千秋隴。八較車隴。九橫擔隴。故有九隴之名。○陸放翁云。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植牡丹。有京洛之遺風。古今雜記。孟氏以牡丹名苑。于時彭門爲輔郡。典州者多其戚里。得之上苑。此彭門花之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云。○治內有東湖。元符中袁鶚記云。九峯高峙。濠水濬發。樓閣亭軒。隱暎于茂林修竹間。又有西湖。元和中守王潛蕭祐創。進士鄧袞記云。二公陶奇撰幽。不乏心匠。于西湖臺島。花竹布置。罔不宛妙也。○勝覽云。南樓在郡圃中。范百

祿有記文同彭州南樓詩云百尺壓城端飛簷欲上搏湖光搖埤堦山影轉欄干秀野含春煦喬林擁暮寒回頭大岷雪千仞正巒岈○勝覽又云望雪樓在子城上唐彭州守建以望雪山太和進士鄧袞銘曰維蜀之鄙截如巨砥厥郡維彭西北天屏危碧峭青夏霄摩冥黥跳虬奔限蠻隔番上排雪峯延疊萬重鶴登瑤軒月積綃鮮振古不泐四節一色皎皎披飄寒澗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也○高適爲州刺史彭州山行詩云峭壁連崆峒攢峯疊翠微鳥聲堪駐馬林色可忘飢怪石時侵徑輕蘿乍拂衣路長愁作客年老更思歸且悅巖巒勝寧嗟意緒遼山行應未盡誰與玩芳菲蘇頲贈彭州權別駕詩雙流脈脈錦城開追餞年年往復迴祇道歌謠迎半刺徒聞禮數揖中臺黃鶯急囀春風盡班馬長嘶落景催莫愴分飛歧路別還當奏最掖垣來○集古錄載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立在彭州馬端臨云彭州掘地得絳帖舊本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也○寰宇記云九隴縣灌口鎮之城西有玉女祠祠西有蜀守李冰祠存○五代史補蜀王衍與其太妃遊青城山遂至彭州陽平化志云金城山之仙居觀是其駐蹕所也金城山形如城上應角宿卽二十四化之陽平治矣○志又云治北五十里白石溝卽漓沅治也上應房宿治有鴻都觀下觀名曰響石寰宇記以漓沅作麗元云范蠡學道於此又云五龍山有神溪水仙人李伯陽登山嗽之今爲溪源山高數百丈延袤二十餘里山麓有洞旱時祈雨巫者初入握火燭之行少頃跂足而望懸崖中有斧鑿痕如井深數十百丈牖

一線之明而煙焰裊然上衝謂之天生眼至此少偃息復入第三四五六洞洞下重淵深不可測盛夏水冷如冰以編竹筏寢其上逡巡蟻附而入抵第七洞龍所穴也始用符呪取水盛竹筒而出離洞口卽有風雷隨之而雨作焉間值洞中水壅巫者多不得出○勝覽云葛仙山有崇真觀在濛陽北四十里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葛仙翁瓊楊仙翁昇賢於此得道大同中蒲仙翁高遠復於此白日上昇梁武錫名上清觀劉孝先作碑以紀其事按成都記韋皋夢神人謂曰異日富貴無忘葛瓊也後尹成都再夢乃復新觀宇皋自爲記雲笈七籤云葛瓊化週迴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迴絕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觀下有礫泉深在谷底汲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巨石下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中和年刺史安金山準詔投龍郡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懷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矣○勝覽云至德山在郡西三十里上有廣明院蜀王衍專事遊幸嘗登是山患其高險令於福唐寺東別開一徑凡數里廣可二丈栽松砌石以達於寺從官悉騎以從松枯石怪尙有存者本志云至德山有三昧泉自石竇噴洩方大如斗不竭不溢俗傳卽知元國師洗人面瘡之處至今疾者澆之多效按高僧傳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衆俱不之測悟達國師獨善視之將及九旬病愈別去云所苦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悟達暮歲至蜀歷訪羣峯訊老樵輩皆以未嘗聞玆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

也將回。遇一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前導而去。俄覩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值昔之病僧迎門，敍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爾以宿緣，一諧遣止，言寄寓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詣果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迴望之頃，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蒼蒼而已。則開成中事也。時知元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爲元作瑩兆於丹景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志云：縣北三十里丹景山，舊志以爲山，蒔牡丹，春時紅豔照人，故名。其前爲彭門山，兩山對峙，懸崖絕壁，相去數百步如門，卽天彭門也。或曰：彭祖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嘗往來於其中。五代史補：僞蜀太后徐氏題丹景山金華宮詩云：碧煙紅露漾人衣，宿露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太妃徐氏和云：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輪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寰宇記云：白鹿山在九隴縣北五十里。周地圖記云：宋元嘉九年，有樵人於山左見羣鹿，引弓將射之。有一麋所趣險絕，進入石穴，行數十步，則豁然平博。邑屋連接，阡陌周通。問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後更往尋之，不知所在。○勝覽云：白鹿山有大乘金覺禪寺，本晉佛圖澄所建。上有洗腸池，按大同志：晉永寧二年，羅尙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尙，皓首未嘗屈志，尙信妖言而殺之矣。○輿地紀勝云：彭縣大隋山之景德寺，大業中神照禪師投錫之所。有木禪菴、白龍井。山生竹若龍頭，俗呼龍頭竹。勝覽云：大隋去壩口鎮三十五里，神照所居有瀑。

布張天覺記云。西山之勝。在彭門者。大隋爲甲。郭印詩云。我聞大隋名。夢寐猶記錄。得檄天彭道。喜氣知可掬。出城六十里。崎嶇轉江曲。山門忽斗上。危步依筇竹。崩石帶煙雲。異草羅澗谷。寂鳥下窺人。疊猿時掛木。路窮纔見寺。金碧煥雙目。祖師古定光。燈冷無人續。開公生異世。大事如付囑。僧言山長陰。朝暮雲容蹙。茲辰爲我晴。疊岫堆濃綠。虛閣倚秋風。一洗塵土俗。舉手揖丹景。橫身跨白鹿。十年勞問訊。親到心始足。坐久燭漸微。借榻雲間宿。山寒寐不成。窗外泉鳴玉。○高僧傳。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菴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隋。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了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初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菴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廊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勝覽云。中隋山在大隋之後。上山三十里。至光相閣。三月半間。掃去積雪。下視葛仙白鹿。大隋眞培塿也。○碑目云。九隴縣龍懷寺碑。唐王勃撰。略云。龍懷山者。井絡之所交會。岷隅之所控帶。攢峯北走。吐香嶂於元霄。巨壑南馳。歎洪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丹岑。往來煙樹。隋開皇五年。始賜額爲龍懷寺。因嶂爲壁。憑崖列戶。地鄰縣左。遂均縣上之恩。山似龍盤。卽建龍懷之刹矣。○按彭州寺觀特盛。故予隨類而詮次之。則山川亦可見焉。

崇寧縣

唐之唐昌縣。宋初之永昌縣也。熙寧間。狄道李子忠來牧是邑。構堂於其所居之西北隅。而命之曰治已。修筠珍幹。羅立環擁。寒溜滾滾。渠行沼畜。公事旣休。卽來其間。此文與可記之矣。○唐咸通中。御史中丞

吳行魯出知彭州。於州之唐昌縣心置草市歇馬亭。及靈巖報恩院。陳谿爲之作記立碑建德鄉。其詞曰。聖上以南夷不虔。邊塵坱起。候旦授執政意。俾擇要郡。以良能而牧之。遂命御史中丞渤海吳公行魯持節出刺雅安。公松筠植心。金石勵志。雅安實邊之衝。東入嶮隘。應援由此。公至止一顧。屹如巨防。當危疑之秋。瞬息無事。郡人以考秩將滿。預懷去思。接武陳誠。頗借綏撫。丞相隴西公以公功業昭著。飛章上聞。請充節度參謀。兼諸軍行營副都知兵馬使。東路行營都知兵馬使。仍兼知黎州巡邊制置。公遂於大渡河。剏置一橋。亙五百尺。自干戈未寧。士馬旁午。饋運往復。商旅經過。曾無覆溺之憂。永絕滯留之患。至今行者見必歸恩。異跡奇謀。繁難具紀。由是復昇於犍爲。雅之南。千里縣道。烽堡相躡。早夕軍食。跂俟於犍爲。公智出事先。機生料外。風波助意。舟楫如飛。是得闔境無虞。諸軍飫飽。實公之功也。由是天子以彭門名郡。而償其重勳。公軺車之日。卽究風俗。民之憂苦。已明其重輕。事之興廢。已熟其利病。從便革弊。幽顯愜心。郡內旣肅。施及支邑。以唐昌縣中界接導江郛城。東西緜遠。不啻兩舍。雖有村落。僻在荒塘。昔置郵亭。廢毀將久。行役者野食而泉飲。貿易者星往而燭歸。斂數公行。投告無所。深溝雨漲。古陌橋摧。跬步難踰。艱苦寧述。況輸役責限。徵斂有程。而欲罪其稽逋者乎。公惻然凝想。卽日計成。遂陳於連帥。於縣心置草市。因其鄉名。便以建德爲號。自此四來者。旋踵而迓迎。中望者。舉目而知歸。老幼攜挈。倏忽而至。萬家歡笑。共事修營。不旬日而告就。今則百貨咸集。蠹類莫遺。旗亭旅舍。翼張鱗次。榆楊相接。桑麻漸繁。如此牧人。可謂移風易俗矣。昔武侯以蜀腴脆。故令鄰邑翊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俟之征徭。又每及上春。

以蠶爲名。因定日而有知所往。公亦約之以期而候之。其日商旅輦貨至者數萬。珍織之玩悉有。受用之具畢陳。想人之心。豈待詢問而知其歡悅也。復以路由諸部。疊跡輪蹄。徘徊一息。無稅駕之所。遂出倖錢。建長亭。崇軒邃室。外殿內廚。帷薄精新。器物充足。則往來者非止晝食。而卜夜可矣。人旣繁會。俗已豐饒。又置一鎮。抽武士三十人而禦之。創立廨署。早暮巡警。盜將竄跡。人遂高眠。不感晨雞。無聞夜犬。皆云康泰。不可比儔。又茲地會昌之前。有佛寺數所。因廢而未興。鄉閭求福。無處禮敬。像設之儀莫識。鐘磬之聲不聞。僻野深郊。轉爲龔俗。復置靈巖報恩院。修北方天王及侍從。奇工妙飾。相好無雙。高墉環合。門廡揭立。又度僧住持行道。無有虛日。斯人也。非只豐足而永逃天札之患。得不紀其盛跡。而垂於無窮者哉。

